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發行



# 東亞之光

季刊 東亞之光本期目次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五)……馬田行啟(一)

法華宗綱要……中里日勝(七)

日蓮聖人的史記……井子文(三)

文藝學概說(五)……石山徹郎(四)

小說 愛人(七)……細田民樹(五)

詩歌……峻峯等(壹)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北 平 東 亞 之 光 社



## 啓事一則

本誌向出月刊，嗣因人力和經濟之故，改爲期刊。本期爲擴大篇幅，整頓內容，力謀完善，期以有基礎的發展起見，擬暫出季刊。如上情形，尙祈閱誌諸君承諒，并乞匡護是感！

# 日蓮聖人之宗教及哲學

(五)

馬田行啓  
彭一修

## 一流傳及翻譯

法華經自印度流傳以來，如現在此種組織及內容整頓之時代雖不明；然大略在佛陀滅度後之四・五世紀即西曆紀元前後已備具現形之整頓矣事無疑。在佛陀滅度後七・八世紀，即西曆二・三紀時，有龍樹菩薩 (Nāgārjuna) 出世所作述之中觀論 (Madhya-dhyāna-sāstra) 及多數之大乘論部等。在所註譯大品般若經之大智度論 (Mahāprajñā paramitā sāstra) 一百卷裡所引用華嚴・大雲・維摩・楞嚴・阿含等大小乘經典一百餘部外之引用最多者為法華經實有二十餘處。然而，若據譯經史而言，全然與此同時代的為中國佛教傳來之初期；當三國時代，江南有譯經家之巨匠吳之支謙居士，自孫權之黃武二年（西紀二二二）至孫亮之建興二年（西紀二五三）之間始別譯譬喻品一品為佛以三車喚子經一卷出世；嗣後至孫亮之五鳳二年（西紀二五五）於南方交州（即廣東）

有名支疆梁接 (Kāśyāpi 正無畏) 者，方最初全譯「法華三昧經」六卷。後至西晉時代泰始元年 (西紀二六五) 復有大譯經家法護 (Dharmarakṣa) 時人尊稱爲燉煌菩薩者；第一回譯「薩芸芬陀利經」六卷當太康七年 (西紀二八六) 第二回復譯「正法華經」十卷爲二十八品；再至東晉時代之咸享元年 (西紀三三五) 支道林又譯「方等法華經」五卷。姚秦弘始八年 (西紀四〇六) 譯經界之秦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方始譯爲「妙法蓮華經」七卷，(後爲八卷) 計二十八品。其後如隋朝之仁壽元年 (西紀六〇一) 有闍那崛多 (Jānagupta) 同達摩笈多 (Dharmagupta) 者復共譯爲「添品法華經」七卷二十七品，前後有六回之全譯和數回之部分譯者。

然而法華經在此等多數之全譯或部分譯之中而得全譯之現存者：(一) 爲法護譯 (亦云晉譯) 之「正法華經」(正法華，又略稱「正本」或「正經」)。(二) 爲羅什譯 (亦稱秦譯或什譯) 之「妙法蓮華經」(妙法華，又略稱「妙本」，或「妙經」)。(三) 爲崛多，笈多共譯 (亦稱隋譯) 之「添品妙法蓮華經」(略稱「添品法華」，或「添品」) 之三種；稱爲古來六譯三存。但此三譯之經名雖稍異，而對於法華經之原名却無三種之分別，原名同樣爲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 (薩達磨芬陀梨迦蘇多覽)；不過在 *Sūtra* 之上有種種的意味所以：如法護取「正」之義而譯爲正法華；羅什及崛多等取「妙」之義而譯爲妙法華。至于「添品」者係取「增補」之意味，勿論是附加的註釋的題名，爲原名所無，蓋當時在什譯的法華經裡缺少藥草喻品之半品和法師品之初，及提婆達多品，普門品等

偈頌；此爲崛多等依照彼等所齋來之多羅葉本所添加的所以，故曾在添品法華之序內所說明。

但在這三種譯本裡之內容相互有出入故決難一致，但是什譯者文最簡；添品次之，晉譯者最爲詳密。如果依其所傳在三譯本裡都各各似乎其原本有相異之處；因爲什譯者係根據疏勒之須梨耶蘇摩 (*Suryasoma*) 所傳入罽賓國王宮所藏之六千偈的白氈本；添品則依六千二百偈之多羅葉本。法護則又依據於于闐國王宮所藏之六千五百偈頌的梵本。凡在此三譯中爲中國以及日本所最傳流的勿論是什譯的妙法華，其餘之二譯不過是作於妙法華之比較研究的資料，何況羅什的譯經能力，不但卓越古今，且得有各方面一時之才能之士二千餘人同列譯壇爲翻譯助手；取極流暢的意譯體裁：如道融，道生，僧叡等，俱係什門之一時俊秀，胥皆競于講讀，嗣後又得繼以光宅，天台，嘉祥等之諸賢哲之士而爲之註釋。

至于法華經之原本畢竟在以上之三種裡面誰是誰非尤爲學者之異論；然而，據近時所發見之原本，或多殘缺者，然大體多是同于添品法華，不過彼此互有出入，所以不能直截地作簡單的決定。加之西域諸國佛教之流行，如龜茲，于闐等用地方語言之譯本譯出而同梵本相混已極爲複雜；又如唐代當西藏佛教之勃興時亦有西藏語譯之法華經，至于宋代之西夏，女真等之諸國，元清兩朝之于蒙古·滿洲等亦有譯本，因此對於法華經傳譯之盛而實堪驚嘆了。

近代以來如泰西學者亦有梵語學之興起：如賀吉松 (*Hodgson*) 之于尼波羅發見梵語佛典所

得的資料，已早在西紀一八五二年，爲法蘭西梵語學者的先覺皮路夫（Burnouf）已有「法譯法華」之刊行。次爲一八八四年，和蘭的碩學克隆（Kern）亦出「英譯法華」收于「東方聖書」（Sacred of the East）裡之第二十一卷。嗣後日本于大正二年（西紀一九一三）南條文雄博士同克隆爲東西兩碩學；同時共同對校讎正日本及泰西所傳之古寫經並于闐發掘之古斷片的梵本而成「梵文法華」于俄國出版。最近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西紀一九二六）河口慧海居士又出版西藏所傳之多羅葉原本等，對於法華之傳譯普及，而資于研究者實供獻多大之利益。日譯之法華經從來係根據中國之譯本，不過再加以訓點或引書；但邇來既可直接于梵本上去用日文逐譯，故有南條文雄及泉芳璟兩氏於大正二年，依照尼波羅所傳的梵本共譯「梵漢對照新譯法華經」爲鎬矢。至大正十二年（西紀一九二二）又有河口慧海氏之梵藏傳譯之「妙法白蓮華經」及岡教遷之「梵文和譯法華經」同時並轡而出，如斯法華經之傳譯，年年益盛，已不枉于「後五百歲廣宣流布」之懸記，實爲快心事也。

## 二 註釋及研究

I 印度 對於印度之所研究于法華經者：第一指頭還是不能不先要首屈于龍樹。他不但單是在于引用法華經來註釋般若經的大智度論裡會屢屢引用于法華經；且以法華經爲阿羅漢之授記及

二乘作佛說爲妙樂法。而稱揚法華優勝于般若。嗣後于佛滅度之九世紀（西紀四世紀）所發揚大乘緣起論系之佛教即唯識佛教之唯識論（*Vidyamatra-sasera*）等之多數著述，同龍樹之實相論系之佛教相對等，爲印度大乘佛教之二大教系的世親（舊譯天親 *Vasubandhu*）亦曾造「法華經論」（妙法蓮華經優波提舍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upadesa*）二卷，以註釋法華。至于傳聞在龍樹也會有過法華經的釋論，且爲當然之應有也，不過是失其遺傳，但在印度現尙有此項釋論的遺存，此不但是最古的宏論，而且最具有權威的著作。又與世親全然同一時代之堅意亦造有「入大乘論」二卷，對於龍樹所發揚的實相論裡註明多所引用于法華經的，於他方面亦爲多數的介紹者，況爲註釋家，而顯揚于法華；但不幸至今已失其遺傳耳。當時因在印度研究法華經之流行，故而波其西域地方以及西藏等之諸國家，都各有多數多數的註釋書的存在，發見以來亦可說還有多數的存在也。

2 中國 中國從來對於法華經之研究比諸印度。西域等之他國尤爲遠呈三春之實在的景況；故得影響于日本，致可說法華經實在有表現爲佛教中心的狀態了。古之相傳說須梨耶蘇摩傳授妙經之梵本於羅什的時候云：「佛日西沉其遺光將耀及東北，此經與東北方有緣，汝慎爲弘傳也！」此種箴誠而正適中其言，最初始有什門四聖之道融法師作妙經分類的解說，道生繼之註疏，造法華經疏二卷而明晰其意義。僧叡作經序而讚揚法華，於是註疏者續出矣：「在六朝諸師說爲註疏

屈指可數者七十餘家」，「自漢至唐六百餘年，總計群籍歷四千餘軸，受持之盛者無出此經典。」其研究之盛況一時可知，但從來在這些衆多數的註釋中，若依其年代而舉出最可代表者，有梁朝三大法師中之一人：光宅寺之法雲的「法華義疏」八卷。繼之隋朝天台大師智顛的「法華三大部」（妙法蓮華經玄義，妙法蓮華經文句，摩訶止觀）三十卷外，同朝代之嘉祥寺，嘉祥大師吉藏的「法華義疏」十三卷四部等。唐慈恩大師窺基的「法華玄贊」十卷；宋開元寺戒環之「法華要解」七卷等。法雲原是涅槃宗的學者而兼通成實宗。天台無論是天台宗之開祖。嘉祥乃爲三論宗之大成者。窺基祖述法相宗；戒環原爲禪宗之博學。以上各宗的碩匠都能證明他愛好斯經，於是才有這種研究和講讀；（但各自之立腳點不同，故對於法華經之價值和批判也有多少的異議。）其中尤以天台之三大部，其量之大；組織之精妙；識見之高邁；理義之深遠；實有超越其他之諸疏論的價值原不在言，故爾來之研究法華經者莫不依之爲準則，此在法華經之諸疏註裡面誠卓絕古今而獲得最高威權矣。

3 日本 法華經之最初傳來日本，爲敏達天皇六年。（西紀五七七）其後經過三十年間而有聖德太子之法華經講讀並作述法華經義疏四卷。不過當時還在天台三大部未傳來之時代，故太子惟以前記法雲之義記而作爲註疏的基礎。且當時在日本之文化尙未發達之前，而研究佛教者當然亦極爲幼稚；然而，對於太子卽有如是之名著出世，使吾人又不能不有感歎太子之識見和信仰。



太子不但是義疏法華，同時並著有勝鬘，維摩二經義疏；即所謂「三經義疏」實為日本從來註疏佛經之第一人。然而在這三經中勿論是依「萬善同歸」之教義的法華經為中心也甚明，因此也可以來證明太子的信仰而獨在於法華經了。加之聖武天皇之子信仰法華經而造立國分寺，並在各國（今之鎮，郡——譯者註）建法華滅罪寺等事業。以上對於法華經從來之講讚而為日本佛教之主流，同時也就是日本文化之酵母；講演，書寫，文學，藝術；凡對於日本之文化方面所有的發達都得到多大的貢獻，今更無須再予以說明。

嗣後至孝謙天皇之天平勝寶六年，（西紀七五六）有鑿真和尚（唐之福州人受日皇請，十二年航海至日本拜國師，勅居東大寺，後遷唐招提寺為日本律宗之始祖——譯者註）始從唐齋來「天台三大部」；但研究於此者為傳教大師最澄，自桓武天皇之延曆二十一年（西紀八〇二）始開法華十講于高尾寺；首先歸伏南都六宗諸高僧，於是遂得興隆天台法華宗之勅許。其後大師於延曆十三年入唐留學，從道邃，行滿二高僧求法，承傳天台之奧義；而著法華秀句，守護國界章，顯戒論，依憑集等諸書，咸皆顯揚法華之深義，同時且論証法華經為相應末法的時機的經典。但當時在傳教大師弘宣法華經之極盛時期，而弘法大師空海亦從中國傳得真言密教回國而弘布。大師亦曾著有法華開顯，法華經釋等書而頌揚法華。其餘如叡山台密學匠智証作講演法華儀；新義真言宗派之始祖覺饒之于密嚴諸秘釋裡而傍釋法華；外融通念佛宗之開祖良忍以法華圓融一念三千之

理而說念佛。如此等之研究法華經者不拘何宗既已盛行，故當時在佛教學者於直接或間接之下而不受法華經之影響者可說全沒一人，於是可想見我國之研究法華及講讀之盛況了。何況當時在鎌倉時代之吾日蓮聖人原係祖述天台和傳教兩大師的教旨，更爲純一的來宣揚法華經，真實地以法華而爲本宗，以信心而爲對象，此實堪說是善於法華研究講讀而達於極點了。

### 三 品數及組織

法華經從來在法護譯和願多譯之全部分二十七品，惟現之所存羅什譯者爲二十八品也。三譯之品數雖略異；不過什譯者以「提婆達多品」而爲獨立一品，其他二譯則附於「見寶塔品」（正法華則在七寶塔品後）之後半而不另成一品故也。但在添品法華經的序裡述及過：如果什譯者假令初缺提婆品，當推定什譯者亦爲二十七品，而同現存之梵本爲一致矣。其次在什譯和願多譯者雖同是七卷，而法護譯者却有十卷，原因後者係取直譯體，故文章冗長，同時而容納其他二譯裡之所缺者，故其卷數自然增多，什願二譯全然相等，而護譯則大異了。或者：蓋願多之譯語多襲拾於什譯之原因吧？今爲便宜計，左記三譯之品名及順位以作對照：

（妙法華）

（添品法華）

（正法華）

序品第一

序品第一

光瑞品第一

- |           |                   |                   |
|-----------|-------------------|-------------------|
| 方便品第二     | 方便品第二             | 善權品第二             |
| 譬喻品第三     | 譬喻品第三             | 應時品第三             |
| 信解品第四     | 信解品第四             | 信樂品第四             |
| 藥草喻品第五    | 藥草喻品第五            | 藥草品第五             |
| 授記品第六     | 授記品第六             | 授聲聞決品第六           |
| 化城喻品第七    | 化城喻品第七            | 往古品第七             |
| 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 | 五百弟子授記品第八         | 授五百弟子決品第八         |
|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 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 授阿羅漢云決品第九         |
| 法師品第十     | 法師品第十             | 藥王如來品第十           |
| 見寶塔品第十一   | 見寶塔品第十一<br>(含提婆品) | 七寶塔品第十一<br>(含提婆品) |
| 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 勸持品第十二            | 勸說品第十二            |
| 勸持品第十三    | 安樂行品第十三           | 安樂行品第十三           |
| 安樂行品第十四   | 從地湧出品第十四          | 菩薩從地湧出品第十四        |
| 從地湧出品第十五  | 如來壽量品第十五          | 如來現壽量品第十五         |

- |              |              |           |
|--------------|--------------|-----------|
| 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 分別功德品第十六     | 御福事品第十六   |
| 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 隨喜功德品第十七     | 勸助品第十七    |
|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 法師功德品第十八     | 歎法師品第十八   |
| 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 常不輕菩薩品第十九    | 常被輕慢品第十九  |
| 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 神力品第二十       | 如來神足行品第二十 |
| 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    |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二  | 藥王菩薩品第二十一 |
| 囑累品第二十二      | △陀羅尼品第二十一    | 妙吼菩薩品第二十二 |
| 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三    | 光世普門品第二十三 |
|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四 | 總持品第二十四   |
|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五  | 淨復淨王品第二十五 |
| 陀羅尼品第二十六     | 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六  | 樂普賢品第二十六  |
| 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 △囑累品第二十七     | △囑累品第二十七  |
| 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              |           |

……

添品法華裡之陀羅尼品次于神力品，而囑累品之於添品及護譯裡均列于最後的位置，在順序

上這是最異之一點。

然而，在七卷二十七品之法華經的原形裡，因後之加添提婆達多品而共成二十八品；但光宅之義記以及聖德太子之義疏則均依七卷二十七品。天台三大部本則又依七卷二十八品所作製，而不知於何時所改訂爲八卷二十八品成爲法華經之定形，（或云於我國宮內八講爲始）「八卷」，或「八軸」，或云二十八品，而對於法華經都有深微的意味。

至於法華經之有開經和結經；開結者爲齊之永明三年（西紀四八五）曇摩伽陀耶舍譯「無量義經」一卷；結經則爲劉宋之無量密多所譯之「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一卷。無量義經之組織爲德行品第一，說法品第二，十功德品第三之三品。而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只一品一卷。此等三經十卷共名爲「法華三部」。至於古來之「法華八講」者卽是講解本經八卷，「法華十講」者卽分八卷爲十座之講解，此外還有法華三十講之辭句，係於二十八品裡再加此二經三部共分爲三十座之講解也。

但此三經之說時及說處：考佛陀一代之說法爲五十年間，（係按三十歲成道之一說）在開經之無量義經說法品裡云：「說種種法惟以方便力，四十餘年還未顯真實；是故衆生之得道差別，而不得疾成無上菩提。」因之在最後的八箇年間的說法纔說真實的法華經；而在法華經裡也會屢屢的說過「如來滅後」或「佛之滅後」的言語。若依結經的觀普賢經裡說：「却後三月，我當般涅槃」是在入滅的三箇月前而說法也。然而在無量義經之與法華經均係於王舍城之耆闍崛山卽靈鷲山

(Grdharakūṭa-giri 略稱靈山) 中所說；但觀普賢經則爲毗舍離國 (Vaisali) 大林精舍裡之重閣講堂中所講說，若根據佛傳，此卽爲最後開始大遊行前之說法也。然而在法華經裡有二處三會之說法：二處者卽靈山同虛空；三會者於虛空之中間前後間有靈山二會故也。(此勿論是根據法華經裡的所說，但在正法華及添品法華裡的囑累品係在最後的所以，故云二處二會) 自經之題而至於見寶塔品之半品卽靈山會在山頂說法，其後至囑累品之終結，一會大眾同往虛空；而且釋尊同寶如來並坐寶塔中以開顯其久遠實成之本懷；同時因爲法華經有咐囑之必要，故在虛空會之說法後，再從塔中出現於靈山山頂而說法也。

#### 四 內容之梗概

1 總叙 關於大小乘之經典其數甚多，然而如法華經之有包容和統一的經典其餘尙少見。法華經不但爲統一諸經之王，而且實是佛教諸典中之首腦和樞鍵。在佛教諸經典中如果沒有法華經之包容和其統一，不過只等於陳列多多的異說爲了事，決不能充分的發揮其真意和價值。故說在大小乘之諸經典中使法華經之存在者，實爲畫龍點眼，授人以魂魄也。例如關於佛陀之實在思想，通覽一切大小乘之諸經典中雖多種多樣，然在華嚴經裡依其汎神的佛陀觀而擴大無邊際之空間；涅槃經裡之佛身常住論而延長無涯限之時間，獨一思想可謂發達其頂點矣。然而在法華經裡却

能統一此時空兩方面，擴大延長之佛陀觀。壽量品裡久遠實成之佛，常住此說法，或現己身，或現他身之統一的實在而為佛陀觀之建設。佛陀之慈悲無限，救濟力之無涯，雖散說於諸經，如淨土三部經裡阿彌佛之本願，觀音，妙音二菩薩之救濟力當無比倫，然而在法華經之對於是等彌陀，觀音・妙音等之無限廣大慈悲及救濟，以久遠實成之本佛力用而統一。譬喻品云：「唯我一人能為救護」，「壽量品云：『每自作是念，以何令衆生，得入無上道，速成就佛身』等，實光顯廣大無邊之大慈悲願矣。」

更如佛教之宇宙觀及人生觀在哲學方面的教理，涉及大小乘者論義極多，常引為論爭之種子；但關於宇宙及人生之實相哲學，要在般若經的空觀方最為徹底，又關於宇宙及人生之生起哲學，在華嚴之唯心緣起，最為發達之思想，任何人也無異論。然而在法華經裡若以般若經之實相哲學為空觀，則此空觀已攝入迹門之十如實相論和「如來座一切法空是」等之教理矣。若以華嚴為唯心緣起，則必以法華本門之佛界緣起為前提，方能建設其獨特之宇宙觀及人生觀。不但於此，凡在一般小乘所代表的教理如四諦十二因緣亦為法華經之教理所包容，施以極包括的，綜合的大組織。但要表現此等極深遠的教理，方施以極藝術的方法，吾人若不用意誦解其深遠之經意則必難得其充分的理解，再何能得到一種深切的宗教的情味，和受到宗教的強烈感動，信念之發芽及培養的刺激？吾人必要得到此中甚深之理解，隨而才有津津無盡之藝術的興感，才有汲之不盡的信仰之泉

源，方能探討其奧底達其難思議之深淵矣。在天台大師之建設五時八教之教判，超越諸經而爲之批判；日蓮聖人即以此爲一代佛教之魂與生命，予以絕對的歸依而表現其本尊者，實不能不說有大因緣在也。那末以下請稍探其內容並略述梗概。

2 無量義經 先看法華經的開經無量義經，其中心卽爲正宗分第二之「說法品」。在第一德行品至正宗分之說法時，大莊嚴菩薩爲八萬大衆之代表從所有方面來讚歎釋尊的德行廣大圓滿；表白絕對歸依，當爲序分。第三「十功德品」者爲傳持流布正宗分之說法，勸說此經而舉其十種功德，卽爲流通分。但是在正宗分說法品裡之要點：「四十餘年未顯真實」，方判決「無量義」之說法。而無量義之說法者，係大莊嚴菩薩惟時對於釋尊請願說疾得成佛之法門，疾得成佛之法門卽無量義也。無量者，從無相之一法所生起，無相者卽諸法之實相也。卽謂一切諸法本來性相空寂，無大小。生滅。住動。進退等，如虛空，諸法實相，說一切皆空之哲學。又能深深底觀察善惡諸法之生。住。異。滅等，方能知悉衆生之無量性欲，爲欲順其無量性欲，故說法亦無量矣。因說法無量其義亦無量，方說其所知也。四十餘年未顯真實者，係對於大莊嚴菩薩初聞如是說法而疾得成佛法門與無量義；於是方啟問釋尊從前說法義利之同異；因衆生之性欲不同，方以方便力而爲說種種之法，從成道已來四十餘年以至於今日，尙未顯說之真實法門，因之從前之說法，衆生故有得道之差別，而未能疾成無上菩提，今之無量義之說法者，真實之說法也，爲疾得成佛之法門



，明其本意，方能判決其方便和其真實矣。

斯經所以爲法華之開經原因，義在如上所說，四十餘年未顯真實之決判，而知悉釋尊一代說法之方便和真實，當明瞭在無量義經以前係方便經，無量義經以後爲真實經也。法華經而非方便經，當然是真實經，更無須從教相上來證明他爲重要經典了。換而言之，無量義經者恰從方便經至真實經之關門境界；然而證明法華經非無量義經以前之方便經，確是無量義經以後之真實經者。同說法品中，初說四諦。十二因緣以教化聲聞。緣覺；次說方等。十二部經。摩訶般若。華嚴海空等而廣宣說菩薩之歷劫修行，（疾得成佛之反對方面）此等大小乘之經典都包含於未顯真實之方便經中，如法華經。涅槃經等却不含有此點；此經或云「大乘無量義經」，「無量義三昧經」者，其次在法華經「序品」之初，佛陀爲諸菩薩說「大乘經之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竟，入於「無量義處三昧」，此時恰值佛說無量義經還了，有繼續而說法華經之聯絡關係。

3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 其次結經爲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全經一品，故無序正流通之分，但最初之一節，佛對諸比丘云：「却後三月，我當般涅槃」，而先豫告入滅，因之有阿難。大迦葉。彌勒之三大士，對於佛滅度後，衆生之發菩提心，且能信持，修行大乘，思惟一實之境，不斷煩惱，不離五欲，而諸根清淨，得滅除諸罪業，爲欲懇請佛陀教說如是等方法而促正宗分之說法部分，當作序分，其最後一節，爲說滅度後修行懺悔者之得益故當爲流通分。

正宗分之要點，對於序分之間而觀普賢菩薩，和說懺悔諸罪之行法，却未見有如無量義經之深遠哲理，但在說述之間，屢見如「一實之道」，「多寶佛塔」，「釋迦牟尼佛及分身諸佛」，「釋迦牟尼佛同諸大衆在耆闍崛山，演說法華經一實之義」，「多寶佛塔從地湧出」，「普現色身三昧」，「多寶如來出大聲音讚言」：「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多寶佛塔，南無十方釋迦牟尼佛分身諸佛」，（中略）「南無東方善德佛及分身諸佛」，「釋迦牟尼佛名毗盧舍那遍一切處，其佛住處名常寂光」等之言說，和法華經有密接關係之文句而爲說法之表現。然而，在讚說觀普賢菩薩之廣大功德，並懺悔之利益而位於法華經之最後，實爲「普賢菩薩勸發品」之延長，曾見別本，結果不外乎讚歎弘通法華經之功德。以此爲法華經之結經，雖不如以無量義經爲法華經之開經那種帶有重大的意義；然而在對於信念和勸發的意味上，亦可云順序之得當也。

續

# 日蓮法華宗綱要

中里日勝

## 立宗之起源

大哉妙香薰十方，花雨澍大千，天樂自然鳴，龍鬼護法幢，喁喁群萌渴仰，肅然待甘露降澤；於是，迦陵仙音，嘹唳穿雲，膏澤潤於枯稿，欣欣向其榮，廊落太虛，任慈風吹暖至者，是豈非大聖釋迦牟尼世尊之善巧化儀乎。蓋世尊之垂教也，隨衆生根性，雖有小大權實顯密迹本等無盡法門，其要在前權後實，循誘化導，令破無明煩惱而得卽身成佛之大果也，故先華嚴隨宜，鹿苑誘引，方等彈訶，般若淘汰，徐徐闢熟衆生之機根，最後而說法華實乘，使衆生成皆開佛智見，以得滿足其本願，而後自較量分別一代所說修多羅，特以法華爲最上乘，出世一大事因緣亦在於此矣。華嚴等五時，及轉法輪之次第，本世尊隨順三世諸佛說法之儀式，實嚴乎嚴者也。夫世尊轉法輪之次第如此，則世尊滅後正像末三時，四依之弘經亦守其範不敢失其序，各弘傳其遺囑法而未嘗辱世尊之使命也。今也末法，則法華本門流布之時也，於是乎，我日本後深草天皇，建長五年，宗祖日蓮膺世尊之懸識，蹶然崛起，專倡法華，事獅子吼，海內諸宗所在縮首，譬如大

風起而草偃，是亦遵守世尊垂教儀範，又能祖述世尊所立之宗旨而已矣。何謂世尊之懸識，經不云乎，爾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衆，我以神通力，於無量劫，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是故汝等於如來滅後，應當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初世尊在天竺靈山虛空會上，傳授本門法華於上行菩薩，以任末法弘通導師，至是降生於日本國，自名日蓮欲使一天四海歸妙法蓮華，實世尊滅後，二千二百二十餘年所未曾有之大法也。故約所依經典：曰法華；約能弘導師：曰日蓮。此雖與天台宗依法華經，然其所傳法體，天地懸隔，因別於天台法華宗故稱名曰日蓮法華宗，是爲立宗之起源也。

### 所依之經

	<b>經</b>	
	無量義經一卷	北齊曇摩伽陀耶舍譯 <small>此經稱法華經開經</small>
	妙法蓮華經八卷	姚秦鳩摩羅什譯
	觀普賢經一卷	劉宋曇摩密多譯 <small>此經稱法華經結經</small>
	注法華經十卷	宗祖日蓮著
	日興記二卷	宗祖日蓮說 <small>門人日興記</small>
	日向記一卷	宗祖日蓮說 <small>門人日向記</small>
<b>釋</b>	遺文錄三十卷	宗祖日蓮著

## 法脈相承

日蓮法華宗，相承有二，曰內相承，曰外相承也。言外相承者在於月氏支那日本，獨宗法華經者，其系譜如左。

本師釋迦牟尼佛

迹門付囑

迹化藥王菩薩

天竺授職灌頂

後身天台大師

震旦授職灌頂

後身傳教大師

日本授職灌頂

日蓮大菩薩

日本授職灌頂

言內相承者，直依憑法華經，本師世尊在於多寶塔中，付囑其內證於上行菩薩者，其法脈系譜如左。

本師釋迦牟尼佛

本門付囑

本化上行菩薩

天竺授職灌頂

後身日蓮大菩薩

日本授職灌頂

本宗相承，外相則雖依天台，內證直據法華經，故知兩相承中以內相承爲正系。

(未完)

# 日蓮聖人的史記

井 子 文

## 第一章 預備時代

### 一、法華經和日蓮聖人

日蓮聖人的一生，由各方面觀察，或是由佛教教理史上及一般文化史上看來都是很有興味的。不過現在沒有說這些個的餘暇，今只就敘述關於日蓮聖人的最要緊的事蹟。聖人的一生，只是宗教的象徵化和信仰的具體化；所以在聖人一生的傳記和宗教的關係，是不可分離的。這個地方，是跟別的宗教家，或是偉人的傳記，不一樣的地方。所以竟講他表面的事蹟，也得帶着很深遠的教義，和很富有人情的信仰。在富有各樣的變化的事蹟裡，看出有一道的脈絡和無盡藏的信仰來，我們才很覺得有興味。因之就不知不覺的被聖人的人格感化了。

聖人自命爲「法華經行者日蓮」，從事宣傳新宗教，這就是聖人的生涯，爲著法華經的實行

化，那麼法華經就是聖人的宗教，聖人就是法華經的宗教家，法華經是他的母親，聖人就是她的兒子了。聖人是能佈道的人，法華經是所弘佈的法，於是成了母子一體，人法如一，在亞細亞的東天放了一線光輝，展之光被世界，這就是日蓮聖人的宗教。

既然法華經生出日蓮，要知道聖人，總得理解法華經。那麼法華經是甚麼經典呢？這不用說，妙法華經是佛教的經典裡的一種經典。可是佛經是很浩瀚的：有「小乘」，也有「大乘」。有時的「假說」，也有永久的「實說」。法華經在那裏頭，佔著甚麼地位呢？這依著法華經自己所證明的，佛教的中心生命是法華經。佛教分爲三種：就是已經說過的過去的佛教，如今說着的現在的佛教，和未來應當要說的佛教。在這裡頭佛陀自己定規了「法華經是第一」。這就是聖人所看的法華經。所以在法華經以外的佛教，不論「小乘」或是「大乘」，「假說」或是「實說」，若不是已說的佛教，就是當說的佛教，或是今說的佛教。這樣的佛教，按著「法華經是第一」的見地看的時候，以外全都不過是第二以下的佛教。這就叫做「三說」已說，今說，當說「超越的法華經」。

日蓮聖人已經精通第一的經典；而且確實在第一的法華經裡有把握了。於是他就想起來，「一閻浮提（世界）第一的日蓮」。「日本國第一的日蓮」的自覺，就開始很堅固的宗教生活了。所謂「法華經行者日蓮」，是仗著這麼樣的關係生出來的。

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本化」久遠不佛釋尊的本來，佛子本化上行菩薩。的自覺」。這大概是從釋迦時代到了後來，

人智慢慢兒的發達，接近文化的區域，依著生存競爭的結果，道德觀念和宗教的思想，反倒越發惡化了。法華經是為救濟這樣時代為目的說出來的；而且佛陀在這法華經裡撰出在這時代能當救世任務的人了。這時代在法華經裡叫做「末法」釋尊入滅後分為三個時代：第一正法千年，第二惡世，像法千年，第三末法萬年。現在就是末法時代。又說這個人是「本化上行菩薩」。日蓮聖人在這樣的時代，已經是擔負了這樣的大任務了。在日本國的東方一個海岸住著一家打魚的，聖人就是在那裏生出來的。所以他是個沒有價值的凡人，可是在他的身體上擔負了這大的任務豈不是教主釋尊的佛使者麼？若不是精通第一法華經的日蓮聖人，不擔任佛使「上行的轉生」，有誰擔任呢？在法華經裡說：「忍耐政治家，學者們，宗教家……等所加來的罵詈，譏謗，逐走和譏毀的迫害；守着苦節，志操堅固，意思剛健；而且「不惜身命」的人，纔能為「法華經的行者」。這樣的人，纔可以說是末世的佛使者「上行菩薩的轉生」。

……究竟天寒我罷！我更遭好些難，那是不碍事的，我要賭身命。……（開目鈔·八一六）

日蓮聖人決定了這樣的覺悟，方在鎌倉時代絕叫著佛教界的改革，起了諫諍國家的運動；而且照著法華經的教理，立了救濟世界的宏願。這就是把握了「第一的法華經」，並且自覺為「本化上行的轉生」的日蓮聖人。

原來法華經是佛陀在印度所說的，以後經過中國，傳到日本，這就是所說的佛教東漸。若是數到最有名的傳教家：在印度有龍樹和天親，在中國有法雲和天台，在日本有聖德太子和傳教大



師；但法華經是佛教徒共有的，也不是日蓮能獨佔，這樣思想是在中世和近世的日本佛教徒共通的觀察。可是除了聖人日蓮和佛說，念「法華經第一」的經文，而且實行的，所謂「如說修行」的人，還有麼？他們也許念過法華經的經文，而且照着經文講演過道義，可是不能說像日蓮聖人得着法華經的精神，爲宗教化，信仰化，具體化，而且人格化。若是考究佛教的東漸史和他們的著作，他們對於法華經，只看經文經義的外表；而且是對少數的智識階級纔講演。在當時按着宗教的法華經，不是在思想界裡所弘佈的。又不是靠著指導感化的實事，叫人們碰着法華經的精神。何況聖人是立腳在「本化上行的自覺」上守着「不惜身命」的苦節，完全了佛使的使命的事呢。他們講演「三說超過的法華經」，可是對法華經能奉獻有純粹的信仰麼？他們念過了佛陀所說的「本化上行的使命」的法華經，可是他們感着責任的不輕麼？却還是不明白的。聖人自己沒有還立腳在「本化上行的自覺」上，就「遺好些法難，我要賭身命」的雄雄的態度，這是實事。

因爲這個方可以知道聖人的自負是實質使然的，不是誇耀濫言的。所以他說：

……我日蓮是閻浮第一的法華經行者。……

……就是我日蓮一個人奉念了「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的經文。所以我日蓮是日本第一的法華經行者。……

……我日蓮超過傳教天台，而且也優越龍樹迦葉。……

……我日還是三界的主和一切衆生的父母的釋迦如來的佛使：就是上行菩薩。……

這些個話，都是聖人自己說的。因了這些個話就可以想像著自任「法華經行者」的聖人，他的風彩是怎樣呢？

有人說：「像日蓮似的自命自讚，不損傷德望麼？」這樣消極的道德觀念和宗教思想，在現代也有；可是聖人關於自讚，却算是自問自答了。

……問說：自讚因為甚麼？答說：因為喜歡了不得的緣故，所以不能忍耐，就自讚了。……日蓮聖人的歡喜生活，是發露真情的，一點兒也沒有虛飾。吸著法華經的精髓，並且得了上行自覺的法悅不可以藏在自已一個人的心裡似的那麼的清淡。滿心裏的歡喜，就漾到外邊來，衝口就起了「大慈折伏的化導」，自稱是「閻浮提第一的日蓮」了，這是他的自讚。像聖人仗著宗教的歡喜生活的餘波，成了自讚生活，纔可以嚐著宗教生活的妙味哪。因為那些假裝謙讓，而且誇賞退嬰似的那麼消極的道德和宗教成了習慣的人們，不能像聖人被法悅的生活包容，得過着有意義的尊貴的人間生活罷。

## 二、日蓮聖人和日本的佛教

### A、飛鳥朝時代的佛教

在前節已經說過，法華經和日蓮聖人的關係。本節就接著日蓮聖人和日本佛教的關係來說一說。日本佛教可分爲四個時代：飛鳥朝時代，奈良朝時代，平安朝時代，和鎌倉時代。日本佛教是離着現在，大概一千四百年以前，從朝鮮，傳到日本的。當時注意這個新傳來的佛教是誰呢？飛鳥朝時代的佛教代表那就所謂是聖德太子了。那時的文化還不開通，國民沒有統一的精神，但是，太子要打算興起國民的精神，和提高日本的文化，要實現他這樣的理想，故必得要借文教的力量，於是太子才想著新傳來的佛教，正能够應這樣的要求。因之，太子仗著佛教，把他的理想成了一個具體案，那就是「十七條憲法」了。在二條憲法裡說：「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這是明明的說仗著佛教的意思。太子初建設佛教的道場，就是難波現在的的四天王寺。又在大和奈良縣奈良建了法隆寺；而且派人上中國來請中國的高僧。這樣在已經傳來的朝鮮的佛教以外，更迎接中國的佛教，於是努力的興隆佛教了。太子在推古天皇御前講演佛經的時候，並講過「法華經」和「勝鬘經」，可是特意用心地講讚著法華經。那個時候，天皇聽了講經很喜歡的就賜給了太子價值五十萬塊錢的土地。後來太子自己作了「法華經」，「勝鬘經」，和「維摩經」的三經註疏，可是他很注重法華經，因為甚末呢？因為這是太子相信的法華義疏裡說，「廣明萬善同歸之理，使得莫二之大果」，「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的人們，隨便所修的萬善萬德，都

是被一佛乘的因果歸納統一的。法華經這樣的教理，是爲實現他所懷的理想，很有益處的緣故。太子親自要實現他的理想，在「篤敬三寶」一條憲法的裡頭所說的「法寶」是法華經，「佛寶」是釋迦牟尼佛，「僧寶」就是宣傳法華經和有釋尊的精神的人們罷。可惜啊！太子在御年四十九歲的時候，大業還沒成功，因病就薨去了。

在飛鳥朝時代初期的佛教，是仗著聖德太子才結成了日本國的王道和佛道雙應冥合的大緣，這是爲著後來在平安朝時代生出來的傳教大師，跟著又在鎌倉時代生出來的日蓮聖人的遠因了。這譬如太子種了法華經的種子；傳教大師開了法華經的花兒；日蓮聖人才收了法華經的果實了。

#### B、奈良朝代的佛教

講到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初期是仗著聖德太子的努力，而且跟著大化的新政，到了隆興的機運，在天武天皇的時候，把勅令頒到各地方，叫家家造佛壇及安置經典和佛像。待元明天皇遷都奈良之後，越發把歸依三寶的精神提高起來，營造七大寺，彫刻佛像，或是繪畫。和尚們講演經論，以文筆爲王公貴族的老師。因之在佛教而幫助文藝發達的功績大而且顯然了。

然而在這時代的佛教，大概是講習的研究的學問佛教，換句話說，就是被貴族或是知識階級的上流社會的人們的尊敬，跟一般國民的關係很薄弱；只在一面是營造寺塔，彫刻佛像，或是圖書甚麼形像的發達，却對於聖德太子用法華經的教理來統一國民思想的理想，他們反倒不注意

了。所以和尙們只趨向學問理論，主張俱舍論的世界是「實有」，或是說成實論的世界是「實無」，或是拿著三論宗的「空理」否定一切，或是主張法相宗的「萬有」，是「唯識」所變成的，或是說華嚴宗的宇宙是「事事無礙法界」彼此爭論著，到頭都變成了倨傲不遜和驕慢放肆難御的人了。因之，使歸依佛教很深的聖武天皇才打算要從中國請德行高尙的鑑真大和尙來，拿戒律來矯正和尙們的倨傲和不遜的態度。後來淳仁天皇繼承聖武天皇的遺志，在奈良的東大寺，下野的藥師寺，和筑紫的觀音寺，這三個地方立了戒壇。這就叫做「天下的三戒壇」，仗著這個打算肅正風教，可是在俱舍，成實，法相，三論和華嚴……等的佛教；跟著習慣了自由豪放的和尙們，要他趕快改變而實行麻煩的戒律宗，自然在戒律宗也難收其他所有的效果了。

那麼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就是所謂「南都的六宗」，成了學問的佛教，當時非常底殷盛。不過是脫了當初聖德太子所期望的王道和佛道的互相補助的精神，以及不能用法華經統一國民精神的軌道的發展，當時的佛教所以功罪相半，既不能忍耐那種弊害因之就失敗了。

### C、平安朝時代的佛教

這時代的佛教，是受了奈良朝時代弊害的刺戟，新起來的佛教。在奈良朝的佛教界裡却有好幾個碩學和高德的人，就是三論宗的道慧，智光 and 禮光。法相宗的行基和護命。華嚴宗的良辨。律宗的鑑真……等。而且朝廷歸依佛教很深，和保護佛教也很篤的原因，所以佛教暫時很般盛似的。

可是「物極弊生」，愛理論的和尙們，大概在實行上就陷于跳梁和放肆，結果出了些很壞的和尙們累及皇室，像道鏡和尙似的。這樣的情形，按著在國家的政治上看來，或是照着佛教的性質說的時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應該要改革的。

在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都）以前，傳教大師就立了叡山佛教。天皇和傳教大師立了暗約，或可說是公約，兩夕相待，打算要更新奈良朝時代的佛教和政治，到底才成了「延曆的太平」盛世。

傳教大師看著在南都六宗的理論佛教和僧風的積弊，就私下決意有改革佛教之必要，於是他先在比叡山上蓋了一所草庵，來往於奈良地方，他很努力的研究佛教，又特地地攻究鑑真傳來天台章疏，把他的精神貫徹在法華經上；他二十二歲的時候，建了延曆寺，在這當兒就立了天台法華宗的基礎；上長岡去拜見天子，奏上奠都平安和鎮護王城的兩件大事。那個時候，天皇和傳教大師就暗約冥合王道和佛道了罷。

延曆十三年，實現遷都平安之後，天皇歸依傳教大師越發深信了。大師當高尾神護寺的法華會之後，奉命上中國去〔註〕傳教大師（最澄）入唐，是德宗皇帝的貞元二十年。留學，在中國一年多，回國後，天皇就受了「法華圓頓戒」，同時在南都的和尙們，也都奉勅命就受了「灌頂的儀禮」。這末一來，日本的佛教在傳教大師的傘下好像統一了似的。

這時候，可惜啊！桓武天皇俄然的崩駕了！因之使傳教大師理想的統一佛教事業，就此頓挫。

另一方面弘法大師把傳來的真言密教興起來，拿他的特長於文墨的能耐，得了嵯峨天皇的歸依，私下幫助南都的舊佛教徒，使他們反抗傳教大師。所以到了弘仁五年正月，在宮城裡頭才有了傳教大師對六宗的問答，結果，傳教大師堂堂的大勝了；可是天皇的歸依，反倒傾向弘法大師。因之，弘法大師慢慢兒的努力懷柔南都和尙們把傳教大師要統一日本佛教的理想，在不能實現的情形之下，使傳教大師才改變他的態度，撤廢從來所用的和平主義和攝受主義，立刻着手他所懷的統一一日本佛教的方法，進行建立「法華圓頓戒壇」的預備。他摸倣著鑑真的三戒壇，在全國建立六基寶塔院，慢慢兒的成功了，到弘仁九年，準了他的奏請在比叡山延曆寺才建立「法華圓頓戒壇」。

弘仁五年的宗論以來，在南都的大和尙們，很怨恨傳教大師，他們特意請了法相宗的碩學筑波山的德一來幫助。因之德一和尙也著了佛性鈔，中邊義鏡等等的書，主張「一乘方便，三乘真實」的道理，屢次批駁「法華的一乘」，反抗傳教大師的天台法華宗的熱度就高起來了。這末一來，使傳教大師以「法華折伏，破權門理論」的態度，也努力的應戰，著了依憑天台集，照權實鏡，決權實論，感諭辨惑章和法華去惑，駁醒他們的迷妄。在這樣論難詰抗，反目嫉視之間，而允許他的奏請建立戒壇了：所以南都六宗的和尙們，實行努力妨害運動的，其中以東大寺的景深，著了迷方示正論，舉出二十八失。傳教大師因為這個又著了顯戒論，破了他的紛爭。但天皇的歸

依傾向於弘法大師，所以弘法的勢力很大，那個勢力也隱然地加在南都的和尚們的身上，不過傳教大師在世中，到頭兒沒得建立戒壇的允許。因為這個，他要打算統一佛教鎮護國家的理想和志願，終究未能實現了。

弘仁十三年六月四日，就是傳教大師入寂之後的第八天，而奉到建立戒壇的勅詔。於是，大師的高弟義真和尚建了戒壇，可是有名無實，那規模是不能安慰傳教大師的聖靈的。從此以後，平安朝佛教，全都被弘法大師的真言密教所支配，連叡山佛教也在慈覺和智證的時候，都變成真言密教了，固之貴族和僧徒大概都歸了弘法的勢力範圍。

原來弘法大師自中國傳來真言密教，當傳教大師在世的時候，還勉強地避著衝突，守着隱忍，等待著時機到來；所以傳教大師一入寂後，他就想，「奇貨可居」，趕快發表十住心論，嘲笑傳教大師的法華經，是「第三戲論」。在日蓮聖人批駁他的「第三戲論」說：「若是傳教大師在世的時候，他是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來的」。這話實在痛快極了。弘法大師不是像傳教大師那樣打算統一日本佛教來幫助國政的。他是用真言秘密的法術來作冥福禱告，希望上流社會皇室和貴族的歸依，對於下流社會趁著國民的迷信，用神秘的咒術，巧妙地努力去收攬人心。結果揚名顯世，堅固了東寺和高野山的地盤，就成了真言一宗的開祖。這是弘法的本懷。據我看這也許是鑑于傳教大師的失敗的結果罷？可是一面又可以說，因為他不明白佛教的本旨有妙法蓮華經的緣故。



在平安朝時代的佛教，是新宗教的天台，和真言宗的勃興了。可是傳教弘法兩大師入寂之後，就萎靡不振，崇貴族，恃武士，那就是和尚們的本事。真言宗的僧侶，大低出入於王公貴族的門，成了阿諛迎合的祈禱僧。天台宗的僧侶，大概走到武士的勢力之下作了門閥，到頭現出僧兵來了。叡山，三井，南都和高野，都是屢次有僧兵運動，妨碍國家的治安。僧侶這樣墮落，貴族也是腐敗，世間竟是武人跋扈。藤原氏的專橫，和源平二氏的爭鬪，困苦的國民，見世態無常，要除去目前的不安，必先要除去貴族佛教，祈禱佛教，僧兵佛教，才得到平民佛教，國民佛教和平和佛教的機運。這是應該出現在鎌倉時代的新佛教來的緣故。

#### D、鎌倉時代的新佛教

源氏的頭領賴朝，在壇之浦的一戰，滅了驕慢的平氏以後，在鎌倉開設幕府，〔註〕武人掌握國政時代的中央政治機關。王政就移到武士的手裡，現出政治上的一大變革來，在這兒就成了源氏和北條氏的鎌倉時代。一面在佛教界也進入革新的時期；平民佛教，自由佛教和平和佛教，替代在平安朝時代的貴族佛教，祈禱佛教，和僧兵佛教，於是就勃興了。若是按著消極的平和主義新佛教說，那是法然和親鸞的淨土念佛宗。當時的人們看了藤原氏和源平二氏的盛衰，以及亂七八遭的世態，就傾向歷世悲觀了。趁著這樣的人心，法然和親鸞等等，嫌了現實的世界和國家為穢土，就勸說在未來的阿彌陀佛的世界，是極樂淨土；把往生淨土的法子講說，是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發緣阿彌陀佛才

好哪。這樣是很簡易的主張，所以天下的人心，靡然歸依這個淨土念佛宗了。這樣沒我的「他力主義」的念佛宗就成了在鎌倉時代新宗教的先驅了。

可是武士一派，打算拿自己的實力，在現實界獲得權勢；所以源氏和北條氏……等，不能滿足厭世主義，和「他力主義」的淨土念佛宗，於是把榮西和道元傳來的個性自由主義的禪宗提倡起來，在他們的宗教裡說：「釋迦是甚麼人呢？我是甚麼人呢？這麼想起來的時候，在我的身體裡有佛性，若是開覺這個佛性的時候，我就是天下地上唯我獨尊的」，這樣就鼓吹着坐禪爲「見性成佛」的方法。又榮西趁著武士階級的要求說：「興立禪宗，就是擁護國家的緣故」，並且著了興禪護國論。其結果，在京都建立建仁寺，在鎌倉營造建長寺和圓覺寺……等的五個寺院，這樣才收納了鎌倉幕府的歸依。

以上說明新佛教的念佛宗和禪宗，以外還要注意的是律宗的再興。在奈良朝時代的律宗對於在平安朝時代的新佛教勃興的時候就衰微了。可是那時靠著在平安朝末期的僧徒的腐敗和墮落的反動；覺盛和睿尊兩僧在奈良，俊偽和淨業兩僧在京都，睿尊的徒弟良觀在鎌倉，各各計劃著再興律宗和振肅僧風，一時拿非常的勢力又得著上下的歸依了。

在這三宗以外，還有一個很可注意的佛教，那就是在平安朝時代勃興的真言宗的餘勢依然在佛教界裡唱霸。真言密教裡有兩派，一個是弘法大師所弘佈的「東密」，一個是慈覺和智證兩大師傳

來的「台密」。前者把道場設立在高野山，後者以比叡山爲根據地。這兩派相混合成；一面接着新禪佛教；受了王公貴族的歸依，一面排斥釋迦佛，立了大日佛，卑釋迦佛所說的佛教是「顯教」，尊崇大日佛所說的佛教是「密教」；拿地，水，火，風，空，識的六大原素，定了大日佛的本體；拿大曼荼羅，三摩耶曼荼羅，法曼荼羅，和羯磨曼荼羅的四種，爲十界萬法的相貌；拿身密的印契，口密的真言，和意密的觀相，立了行者的作用，管這些個叫大日佛的體。相。用，講論理具，加持顯德，即身成佛的理論，比鎌倉的新佛教看著似很高尙。

在鎌倉時代的佛教裡，有法然的新念佛宗，榮西和道元的新禪宗，在奈良京都和鎌倉復興的律宗，及高野和叡山的舊真言密教。這四宗各各有所據的地方，就支配著日本的佛教界。

可是照著日本佛教史的發達，按着純粹佛教教理上看的時候，很有不能滿足吾人的地方。日本佛教從外傳來的時候，聖德太子要善導國民思想，採用妙法華經才種了日本佛教的種子。平安朝時代的傳教大師，因爲鑑于奈良朝佛教的傍系的發達多有弊病，所以他新開創天台法華宗，就如法華的花兒開了；可是以後的佛教，在平安朝時代和鎌倉時代，都是不順著歷史正系的發達；而且是出了日本佛教的軌道的運動。

試看法然所立的念佛宗罷！憶懷著阿彌陀佛，欣求西方極樂淨土的結果，對現實界的國家世界和人生，不是根本的鼓吹厭世思想麼？這怎麼有幫助國家和社會的發達及有善導國民思想的資格

呢？

再看榮西和道元的禪宗如何呢？像說「釋迦是甚麼人？我是甚麼人？」似的個人主義和自尊主義的禪宗，只為迎合那掌握政權，擅操權勢的武士們，是合式的罷。而在日本國却是一種帶危險性的宗教了。

又看弘法大師的東密，和慈覺大師的台密，相合成的真言宗是怎樣呢？在一佛世界裡，沒有兩位佛陀，這是佛教道德的根本規定。可是真言宗，在釋迦一佛的娑婆世界裡，反倒是在釋迦佛以外，立了大日佛，把佛陀的主權，收歸大日佛了。這是打算破壞佛教界秩序和安寧的宗教。

其次以奈良京都和鎌倉為根據地復興的律宗是怎樣呢？原來律宗，是小乘佛教的遺物，不過是禁欲主義，和消極主義的制規，拿他作為個人的修養法，還稍有一點效果，可是按着普渡衆生上看起來，他的力量是很小了。若是照著大乘佛教的宗旨說，這個小乘的戒律不要受持，只管勉勵菩薩的慈悲行，就是持戒了。日本佛教由傳來之始就是大乘，已經隆興大乘佛教之後，再要宣佈煩瑣的小乘戒；那就恰巧像施行自由制度之後，要強行專制制度一樣似的，由起初得預想到失敗的吧？在奈良朝時代連鑑真大德受了聖武天皇的歸依，建設所謂「天下的三戒壇」那樣的興盛，尙且失敗，這是因為欠缺認識了日本國是大乘國的緣故。律宗是在平安朝時代會受了傳教大師的破折而遭廢滅了。可是他們不回顧這樣的歷史，打算再復興律宗，又要拿那些不必要的「如法形」

來做買賣，蒐集上下的資財，這不是穿佛衣的遊民行爲麼？

除了念佛宗・禪宗・真言宗・和律宗以外，仗著日本佛教正系的聖德太子，和傳教大師的法華經主義來起改革佛教的運動及救濟國家和人類的英雄，也就應該現出來了。

應著這樣底要求，得到日本佛教最後的大成家的地位，開創新佛教的就是日蓮聖人。他的宗教，是在這新時代，應著這樣底要求所開的新宗教；所以宣揚法華經爲第一主義，一面絕叫打倒錯誤時代的已成宗教，以資助佛教的改革，又一面唱著「立正安國」，起了諫諍國家的大運動。因爲這個，他才把富有多難和變化的歷史，留在後世了。若是有血氣的人，念著日蓮聖人的傳記和遺文的時候，不能不佩服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遠的教義。

### 三、降誕

日蓮聖人的降誕，是在日本第八十五代，後堀河天皇，貞應元年二月十六日（參照後面年表）。那個時候，是尼僧將軍政子〔註〕北條時政的姑娘，是源賴朝の夫人。的兒子實朝故去之後，政子在鎌倉，跟他的兄弟北條義時，協力執行政權的時候。日蓮聖人降誕的前一年，就是起了很有名的「承久之亂」那年。那年就是北條氏滅了源氏，並且壓迫朝廷確立他的實權的時候；換言之，就是政權由貴族手裡，全都移到武士手裡的時候了。平氏把握政權的時候，他們原來是武人，可是被藤原氏華美的生活所感化，貴族

式的彩色是很濃的。以後到了源氏的時代，賴朝是質素，並且著實的；可是到了第三代將軍實朝，已經帶著貴公子的彩色了。把公卿的氣派，和王朝的彩色，全都除去；實朝被暗殺，和流遷後鳥羽太上皇……等事情，也就正是這時候了。這時政權被平民的武人北條氏所掌握。而我們的日蓮聖人，在那東海岸一個打魚的人家裡也生出來了。後來他親自說：「我是純粹的平民的兒子」，於是就宣傳平民的宗教了。

在日本國有平民的宗教，可以說是日蓮聖人第一宣佈出來的。他以前的宗教，都是帶著官僚的彩色，而且是門閥的氣派很充實的宗教。在奈良繁榮的法相，三論和花嚴甚麼的，所謂南都的六宗，是朝廷的佛教，又是貴族的佛教了；也就是所謂官僚的，門閥的佛教了。在平安朝隆盛的天台和真言兩宗，也是貴族的佛教。到了源平時代起來的淨土念佛宗，其教義雖是平民的；可是那傳教的法然和親鸞……等的淨土門流的僧侶，大概是在公卿的邸宅裡產生出來的。所以在日本國初次有平民的兒子成了大宗教家，也就是我們的日蓮聖人了。聖人當日本的國政的實權移到平民武人手裡的那一年才降生的事情，也是很有趣味的，而且有很可注意的事實。

那麼日蓮聖人是在那兒降誕的呢？關於這箇他自己曾說：

……我日蓮是東海道十五州裡頭，第二的房州長狹郡東條鄉，僻村海岸的一個打魚人家的兒子

……  
(本尊問答鈔。一八〇三)

現在房州的小湊還有「誕生寺」，就是當時的蹟跡。

人說：「聖人的父親叫貫名重忠，母親叫梅菊女。他父親以前是遠州貫名鄉的領主；可是因了一個事故<sup>〔註〕</sup>也是平民的餘黨，被革職流在房州，就成了打魚的了」。這麼看起來，聖人家裏也並不是輩輩的漁夫，也是當時的中等階級，而且是知識階級的武士了。可是在我們來探究他的階級如何，是不必的。聖人親自不是明明的說過了麼？

我是海邊的一個旃陀羅的兒子。……

（與清澄知友書。七一〇）

我是在僻邑海岸的一個平民的兒子。……

（善無畏三藏鈔。六四〇）

「旃陀羅」是印度話，這是印度最下等種族的名稱。這種族大概以屠殺動物為職業。漁夫和旃陀羅都是殺動物的職業，所以才這樣底說了。

照著這遺文，聖人自稱是平民的漁夫的兒子的話，反倒自卑了，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事呀。像那些自負家系尊貴的，那是在平安朝時代眼界狹小的貴族們的事，也就是想憑著自己的門閥站在社會上，可是沒有那麼的勇氣和體力的人們。自負著門閥的威風，或是借著官僚的勢力要獲得自己的地位，那麼卑怯的事情，我們的日蓮聖人是不肯為的。他是極力的拿著自己的力量，和社會國家去爭鬪。他單身勇敢地走到鎌倉去，站在「小町」的十字路口絕叫著：「打破權教已成的佛教，要建立實教法華的佛教」，又批評執權北條氏說：「你是個很小的海島的主」。在聖人的眼睛裡就

沒有門閥，或是官僚那樣的東西，僅是有自己的信仰。所以他處在很那箇尊敬門閥的時代，自己還說：「日蓮是平民的兒子哪」。我們若探尋他的家系和門閥，都是反背聖人的精神。所以現在的著者說：「聖人是東海的漁夫的兒子」，這到反是光輝日蓮聖人和他的宗教的緣故。被平民的兒子所宣佈的宗教，反覺得有無限的尊貴吧。

聖人生出來的時代，原是平民的時代，家庭也是平民的家庭；可是養育聖人的自然界，和他的幼時所處的環境是怎麼樣了呢？這可以上房州的小湊的海濱去看看。在那前邊見的是洋洋無限的太平洋，圍著太平洋的海港，在那海港的海邊有個小漁村；後邊兒接連著山坡，那是小湊，聖人就是在那裡生出來的，並且長大了。無涯的大洋，和那無限的青天，加着水平線上的太陽，這就是他幼時的環境了。我想這幼時的環境，一定是關於他一生的性格和事業，有至大的影響，那是不用說的。

人們傳說：「聖人誕生的時候，現出有各種的奇瑞；聖人的母親梅菊女懷妊的時候，夢見太陽落到她的懷裡去；而且他誕生的時候，在薺花開的院子裏，清水也迸了出來，那個時候，還是很冷的春天，海邊上的蓮花也開了花了」。這第一的奇瑞，也就是聖人的小名兒叫做善日曆的緣故。第二的奇瑞，現在小湊誕生寺裡的一箇「誕生水井」。第三的奇瑞，小湊還有箇「蓮華淵」。

古來傳說偉人誕生的時候，是有各種的奇瑞的：如在猶太的野地裡生出來的基督；在印度恒河



邊生出來的釋迦；在黃河沿岸生出來的孔夫子，他們降誕的時候，都有奇瑞，那不用說的了。然而像這震動全世界似的大聖者現出來的時候，自然界要對於這個表示讚美的意思，不是沒有的事罷。可是我不知道日蓮聖人將降誕的時候，自然界做了怎麼箇讚美和詠嘆了，這只把在傳說裏所有的那樣的事實寫下了。

可是我想到聖人的幼年時代，確是被抱擁在那箇很溫和的家庭裡面睡在那光輝自然界裏的搖籃裡。裏邊有慈愛之父母，外邊有廣大的海洋和光輝的太陽。聖人後來在身延山生活的時候，故而看見從他的故鄉送來的海苔，還流了許多懷鄉的眼淚，因之才寫了一封信，看了那封信也就可以想到他的幼年時代的情形了：

……你送給我一包海苔，大尼姑也送給我一包海苔，我都領納了。多謝！多謝！：

……上上去看了一看，我還當是裙帶菜生出來了呢？可是在那兒沒有裙帶菜，僅是蕨菜立排着。又下山澗去找一找，我又當是海苔生出來了呢？可是我看錯了，只是那些芹菜很繁盛的躺着啊。我忘記故鄉有好些日子了，可是現在看見這個海苔，也就想起來了，我心裡很難受，還很傷心。這是以前我的幼年的時候，在那僻邑的市川・小湊的海邊，所看過的海苔。那顏色，形狀，和味兒都不變一點；可是我的父母怎麼變了呢！

……因為違背方向，就很悔恨，所以不住的流淚了……

（與新尼的回信。一〇八八）

聖人在那簡很寂寞的山中的僧院裡，見著海邊的那帶着香味兒的海苔，就追想到幼年時代的聖者之心，於是又有懷吟的機會了。

#### 四、出家

善日磨到了十二歲的時候生活是怎樣呢？史乘裡不詳。那年夏天，就是天福元年五月，他父親才帶著他上小湊北邊清澄山上的清澄寺裡去，這個廟，原來是慈覺大師派的台密的道場。當時這個廟的住持，是道善和尚，於是善日磨就成了這位和尚的一個徒弟，改名藥王磨，修行台密和念佛了。我從前巡拜在房總地方的靈跡的時候，會上清澄山去過，那個時候，因為正是秋天多紅葉的時候的緣故，所以更覺得很爽快，在山腰一棵大樹的底下，看見一塊大石頭，人說：「這塊石頭是善日磨入山之後，他母親梅菊女，瞧她兒子來了，看見像自己的兒子，很可愛的稚兒的樣子，因之，她不知不覺的流了眼淚了」。所以人們管這塊石頭叫「涕淚石」。在偉大的聖者的幼年時代，有了這樣的插話，不是很有興味麼？

日蓮聖人出家的動機雖不明白；可是把孩子入寺為侍童的事，若是按着當時的習慣說，不但是有當和尚的目的，並且還有受普通教育的目的。因之也有由侍童當和尚的人，可是聖人由侍童當和尚的理由是甚麼，却不明白。

他經過了四年工夫的侍童生活之後，到了十六歲的那年，就是在嘉禎三年十月八日，受戒得度，成了圓頂緇衣的人，改名「是生房蓮長」了。他出家得度之後，很盼望成了日本的第一的智者，於是讀破一切的經論，並且批評諸宗的得失，恰巧在清澄山頂，供着虛空藏菩薩，他在那虛空藏室裏，就發願說：「請授我智慧」。關於這個事情，他在善無畏三藏鈔裏說：……

……我日蓮是在房州東條鄉的清澄山住的人：在幼年時代，立了一個祈願，對虛空藏菩薩說：「請命我爲日本第一的智者！」那個時候，在我的眼前的虛空藏菩薩，現出高僧的樣子，就賜給我像明星似的智慧寶珠了。大概是因爲這靈驗的緣故罷？在日本國的八宗，禪宗，念佛宗……等的大綱，我已經都明白了。……

(六四八)

在這遺文裏，我們得注意的，就是「日本第一的智者」的抱負。聖人在他的幼時已經盼望成爲日本第一的偉人；以後，他接着闡浮提第一的日蓮主義，於是他發表統一世界的主張了。在幼少的時候有了「日本第一智者」的祈願，到了成年之後，就進到世界第一了。我們可以看出聖人的幼時，由「請命我爲日本第一智者」的禱告的話，已然發露出他一個偉大的人格了。現在在清澄山上，還有一個虛空藏菩薩堂，那就是聖人屢次參拜所禱告的廟子。在這廟前邊有「凡血之笹」。人說：「這是藥王磨滿願的早晨，要回清澄寺的時候，突然躺下，就吐血的舊蹟」。我上那兒去的時候，覺得把他少年時代的努力和抱負，像現在眼前看見一樣似的。然而在聖人幼少時這樣

的祈願，也並不是幼稚的名譽心：是由於真摯的求道心現出來的，是要探究真理和獲得信仰心的。在當時的宗教界和思想界。很是亂七八糟的了。這已經在前頭所說的，平安朝時代的舊佛教，天台真言的修行，跟著新起來的淨土念佛宗的信仰……等，各各像蘭菊的爭香，那一宗是真佛教呢？那一宗是相應佛陀的本懷呢？鬚髯是不能分別。若是在這種時代，打算有思想的生活的人，一定不能不煩悶的。因為這樣思想的煩悶和宗教的懊惱，就成了日本第一智者的祈願，又成了遊學各地的事實。後來聖人又寫了當時的心境：

……從平民的家裡生出來，就剃了頭，在身上掛了袈裟，這次我要打算以何種修行來種佛種子，成離開生死的身子呢？可是念稱阿彌陀佛，那都是人們所祈願的事，所以奉憑阿彌陀佛，從幼時就念稱名號；但因了一點兒原故，就疑惑到這個事情了。所以那時候就立了一個祈願，要打算學所傳到日本國來的佛經，並菩薩的論疏和人師的註釋。其外所有俱舍宗，成實宗，律宗，法相宗，三論宗。華嚴宗，真言宗，法華天台宗；禪宗和淨土宗，這些個宗的枝葉，雖然不詳細的去研究，可是究竟要打算學成一個明白的人。所以在上述各處研究佛學，到很去過好些箇地方；從十二，十六歲，到三十二歲，二十多年的工夫，在鎌倉，京都……等的各處；叡山，園城寺，高野和天王寺……等的各寺裏，粗粗的遊過學……

（與妙法尼回信。一七七〇）

這樣才符「請命我爲日本第一智者」的最初的一念，後來才有日蓮聖人的主義了。

## 五、遊學

以上所說的，在日蓮聖人出家之後，年月雖不久，而對於既成宗教却有很強烈的懷疑。他要打算解決這箇疑問，於是才祈願虛空藏菩薩，方得了智慧，在得了這樣靈感的聖人，爲著要探究當時的宗教界和思想界的究竟，因之才立了一個遊學各地方的志望；可是在游學動身的年月雖不詳，大概是在受戒之後，一兩年之內罷。當時這一個青年求道家，既得了他的老師傳道善和尚的許可，並且辭了他的父母，就開始離開了他回想很多的地方，故鄉清澄山的樹林子和小湊的海邊……向那當時的首都鎌倉起身去了。他在鎌倉遊學，大概是三四年罷？在那時候，他學的是那宗雖不詳，大概學的是當時的新宗教：念佛宗和禪宗罷？

在他留學三四年之後，到了仁治三年，又打鎌倉回到故鄉清澄山來，這次他打算要在當時的佛教綜合大學的比叡山去留學了。那時的青年僧徒，都是很盼望留學叡山。實在叡山也是有在當時的思想界和宗教界的一大權威。當時的高僧，大概也都是叡山所學的人，因之日蓮聖人也是在二十一歲的時候，再離開了他很懷念的故鄉，向江州的比叡山去了。從此以後，聖人在叡山留學十一年餘，其間只理頭研究佛學。人說：「他初次住的廟，是在東塔〔註〕比叡山分爲三個地方就是東塔，西塔，橫川。的」

頓坊」，以後移住在橫川的「定光院」了。因為他留學叡山十一年的事，就立了他一生的學問的根柢和信仰的基礎了。他在這時候大概是解決了在清澄山所起的教學的疑問，和信仰的煩悶；而且為成立新佛教的基礎。

原來比叡山延曆寺，是在桓武天皇的時代為傳教大師所草創的。大師從中國傳來的四個佛教：就是天台法華宗，真言密教，禪宗和律宗。在這裏頭，大師是以法華經為中心，以外的三宗作為法華的輔助來宣傳佛教，也就是新宗教的天台法華宗。大師以法華為中心，是甚麼緣故呢？因為他是信仰佛陀一切的經典裏是以法華經才有最高價值的緣故。那麼，法華經是因為甚麼最好呢？我想念著這本書的時候，讀者自然也就會明白了吧？所以現在也先不用著說他。聖人雖然注意這箇法華經；可是在當時的叡山，除了大師最重要看的法華經以外，反倒重視真言密教及禪宗和稱名念佛宗了。現在且畧說說這種教學分裂的歷史如下：傳教大師是止依法華經，傍依密教……等，而立了天台法華宗，可是在傳教大師入滅之後，弘法大師（空海）按着真言密教獨開創一宗來對抗叡山，拿京都的東寺和紀州的高野山為根據地，來伸張他的教勢。

原來傳教大師的宗教，是雄大而且深遠的；可是弘法大師的宗教，是富有儀禮，和修法很華麗的。這些地方，跟當時的奢侈之風尚很合宜，因之才受了很大歡迎。所以在傳教大師入滅之後，差不多就是弘法大師一個人的獨演了。這時在叡山第三的座主慈覺大師（圓仁），打算要對抗弘法

大師的密教，自從中國回來以後〔註〕當時是唐朝宣宗皇帝，大中元年。他用了比弘法大師所傳的密教還新的密教來改變叡山的佛教了。可是他只拘泥著對抗弘法大師的事情，却就失了開祖傳教大師的本意；就是拿法華爲中心的宗教來變成以真言密教爲中心的宗教了。他只想著法華經是比真言密教遜色的，於是就把法華經擱在第二位。這是因爲弘法大師說：「法華經是第三戲論」，所以他把法華經才擱在第二。而失却法華經第一的本意，把來變成密教，跟弘法大師一樣。這不過是對弘法的密教（東密），把叡山的密教，說是台密。日蓮聖人所以指摘慈覺大師爲攪亂叡山的正統佛教，主張要還到傳教大師的古時的佛教。其次，在叡山叫五大院安然的高僧出世後，他以為禪宗要比法華宗爲高尚，因之就把禪宗擱在第一位，法華宗也是第二。其次有慧心僧都（僧都是僧侶的職位），更是主張排斥從來的智慧觀念的修行，竟資緣西方彌陀本願的事情，才是救濟的方法。到了現在叡山的學風是如此，所以昔之開祖傳教大師的面影，一點兒也沒有了。

日蓮聖人打算要在釋尊一代的佛經裡頭去尋究那個是真實的佛經；那個是真實的宗派。又用那個佛經來救濟自己，並且濟度羣生，才留學叡山。他研究佛學好幾年之後才論斷真實的佛經確是妙法蓮華經；真實的宗，是天台法華宗了。

聖人不但是在叡山研究天台學，也曾上奈良去研究過南都的六宗：俱舍，成實，法相，三論，華嚴和律宗的佛學，更上高野山去學習真言密教。最後回到京都研究神道〔註〕日本古有的宗教。，並且習作和

歌〔註〕日本古有的詩的法子。

當聖人在叡山留學的時候，確立了法華經有統一切佛經的主義，並且「久遠〔註〕法華經壽量品所開顯的本佛。」的釋尊」，有統一切佛陀的必然性質；只有這個佛經和這位佛陀是真實，又只有這個佛經和這位佛陀，才是能救濟我們的信念。後來他寫著這個心願說：

……如是我想，如不跟着父母和老師傅們研究佛法，何以明白一代聖教的明鏡有十個呢，所說的俱舍・成實・律宗・法相・三論・真言・華嚴・淨土，禪宗和天台法華宗，可是這十宗

〔註〕南都六宗和平安二宗，加禪宗，淨土宗，共總成十宗。七宗〔註〕在南都六宗裏，俱舍是法相的附宗，又成實是三論的附宗，所以各各都

各各爭擾，不肯隨從別宗。這就是譬如在國內有了七個，或是十個大王，所有的萬民都不靜謐似的，都疑惑了。這個時候，我就立了一個祈願：「我不隨入宗〔註〕七宗加真言密，十宗，我

像天台大師，專以經文為老師，考察一代宗教的優劣……」。〔報恩鈔。一四五二〕

聖人仗着十年研學的功績，冰解懷疑，才有了確信。於是，他要重回故鄉的房州去，發表他自已所有的信仰，離開他可追懷的叡山就動身了。那恰是建長五年仲春的時候。

「預備時代」已經過去了，正到「活動時代」，預習完了就要上本舞台去，此後的白刃影兒和紅血顏色；悲風慘雨的一生就開幕了。

（未完）



# 文藝學概說

石山徹 郎著  
楊懷 譯

## 第三章 文藝之發生

### 一 研究之二大區別

關於文藝之發生的問題也就而聯關到一般藝術的發生問題了。這問題從來被多少學者的研究雖各有種種的解說；但在這裡大可分爲二種：

一種是關於文藝之如何的發生，我們當以歷史的研究來說明；一種是如何才發生了文藝一面從心理的考察來說明他。前者的當面問題即爲原始時代的文藝之起源如何，後者在從現在的意識裡如何才生出所謂有文藝的動機而作當面的問題了。如果我們以人間的心理的事實爲基礎，於想像上再來汎論文藝的起源，那末，畢竟前者是根據多主觀的事實而作具體的論証，後者係根據多主觀的事實而作抽象的考察，現在暫假定前者關於文藝之發生名爲歷史的研究，後者則名爲

心理的研究。

## 二 歷史的研究

在用歷史的研究的方法來說明文藝之發生者，即為近來那些盛行的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的人們的研究所掀起，他們那些所發掘的關於原始的時代所殘餘的藝術的遺物，和現在那些還未開化的人的中間所存在的藝術而作歸納，以闡明藝術乃至文藝的起源叫做藝術之發生學的研究。如芬蘭陀大學的美學教授錫龍 (Hirn 1870—) 的「藝術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rt”)，和德國的美學者克羅賽 (Grosse 1862—) 的「藝術的始源」(“Anfänge der Kunst”) 等，均可稱為此種研究的代表的著述了。

依錫龍的學說：「若仔細地來研究某種族之原始時代的裝飾品的時候，當能明了像看見今日的我們這種單純的裝飾的東西，實在皆是相宜于某種種族裡極為實用而非審美的意味了。例如：武器・家具等之彫刻，和文身・編物之模樣等，大抵都是後人的一點純粹的審美的藝術衝動的產物，且大概俱係為宗教的表象，或為那所有主的符徵吧？明了牠們有這樣實際的意義；於是才漸漸地作進步的研究到原始時代的裝飾系統，附帶有力的說明，而更增加其証例。」進一步說，「這不單是裝飾品；對於原始時代的文藝之研究也是得到同樣的結論。要之；在原始時代的人間之中

所有的藝術爲一箇非審美的藝術目的即無不是從實用的目的而成立，」的學說。

克羅賽也是和錫龍站在同樣底立場上來研究原始時代的藝術的，牠們下了以下的斷案：「在原始時代的民族裡的藝術的作品，大多數也非是只從那純粹無雜的美的動機裡面所生起的東西；同時也希望有實際的目的的用處。然而這屢屢所說到後者即實際的目的，這無疑地有了第一的要素，於是才欲滿足第二次的美的要求：例如在原始時代的裝飾有主重實際的意味爲目標或象徵，故凡有所想的做的，却不是有意匠的裝飾。」

要之：在錫龍和克羅賽的學說裡，藝術乃至文藝的起源在實生活上來加以必要的說明，於是也可以叫做藝術實用起源說；這是以根據實際的客觀的事實爲學說的所以，誰都以爲是對的。但這若是以律於文化人的中間的文藝爲準則，這實又是一箇明白的誤解，這無庸說不是在進步的文藝裡以實用爲當面目的而作成的東西爲事實；然而，我們若從歷史上看到文藝的現象，牠的起源實帶有實用的意味，其於發達的過程再加以實用以外的性質，因之又不能不想到在那方面的次第而爲重要了。

在文藝之發生勿論是以言語的發生爲前提條件；但言語的發生和文藝的發生之間，任何方面都要有整箇的時間，到今日尙難推定，且沒有何等的適確的材料，不過只有這點可注意的：在文字之使用却已不是文藝發生的預備條件；文字之使用已在一般言語之發生以後而遙遠，有言語以

上雖無文字；但文藝得以存在，而且有存在的事實，此刻在我國裡，——日本——當漢字渡來以前，雖然好像沒有用過文字，但文藝畢竟是存在的。

其次在文字和文藝以外的藝術即繪畫·彫刻·舞蹈·音樂等，其起源有如何樣底關係？或是通統爲同時的發生？抑或是繼起的發生？如果分其發生的順序有了前後，誰是前，誰是後，這様底問題，今日還沒十分明瞭，雖然；當發生的初期，文藝和舞蹈及音樂相互結爲一體而存在的場合；在今日的那些還未開人的裡頭尙能見到那樣底現象所以，因此類推，大略爲無疑的事實了。自文藝和舞蹈及音樂充分的來分離獨立了以後，看到各自身有獨自的發達爲比較，新時代的事情，於是在文字的使用的事實上才成了有重要底用處，能作成同時的記載，詳細的說，即所謂到了記載和作述的狀態——不是用耳聞，却是爲眼所見了——於是才開始遂其各獨自的發達。

### 三 心理的研究

文字之發生在用心理的的說明也有種種的學說。

這擇其重要的：(一)遊戲說，(二)模倣說，(三)異性吸引說，(四)自己表現說等；以上誰都是藝術乃至文藝所生出的衝動的說明。

在遊戲說從來爲很多的學者所唱導，而且也很是一種有勢力的學說。如依此項學說，則人間

必要到積蓄有生存以上的活力的時候，用何等的方法來放散其所有的衝動，這即所謂遊戲的衝動；但在這種衝動的活動而非是實用的目的，不過是以其活動自身來給與了我們的快樂；至於文藝也並不是爲著他本性上的實用的目的，不過只爲了給與我們的快感的所以，結局有現起這種的衝動；不錯，在一般進步的文藝，牠們的意識裡不是爲著作實用的目的的一點上才像似遊戲了。然而照前述之歷史的研究當已明了文藝的起源必有一種實用的的意味。又在高級的文藝裡和遊戲是遠緣的，有某種嚴肅的東西介在其間當亦明白；然而，但這種學說在今日也不能夠說是能支持全局的了。

次模倣說者，爲人間有模倣外界事物之動向，而牠的藝術也是從這種動向中所產生的，此說遠自希臘之亞利士多德(Aristotle 紀元前 384—322) 始創。繼爲德國的康德(Kant 1724—1804) 俱唱前述之遊戲說，在歐洲的學界佔有了長時間的勢力。至於繪畫和彫刻在某點上也可以能想到是模倣於自然界的事物。音樂等雖然也可以以模倣的而取得於自然的音響，但在模倣的本身決不能想到而生成此等中心的動機，尤其是文藝，說他從模倣的本能來生出文藝的話，在今日的一般常識也不能予以承認。

第三爲異性吸引說；例如，鳥和昆蟲等爲異性所誘引才發出牠那種的美妙的聲音；她有那美麗的羽毛和色彩以飾身，同樣底在藝術上從來也能夠給與了異性的快感而爲自己的招徠這麼的一

說；但此種從來是以從生物學上的觀察的結果藉以類推的立說爲達英，(Darwin 1882) 卽是其創唱者。但在某種上能說明原始的藝術的起源雖然，也必得要到某種程度方能得以首肯吧；然而，却不能說明當這種進步了的文藝之發生動機勿論是當然的。

第四自己表現說；在文藝既有了種種的意味，且全都能够來表現作者自身，這無論是對的所以；此說從前三者以來恰好代說明了文藝之發生原因，若從此說則凡是人間除表現他自己的思想情感有了具體化以外的本能卽爲有了自己的表現本能，從那裡才生了藝術，文藝也爲其所產生了。如果若講到原始文藝之起源，這雖然難免有種種的不備之點；但在時代進步了的文藝，尤其在那種有說明個性中心的文藝之發生動機的東西方爲適切。在近代的日本的文藝，如有島武郎等卽是這一類了，在牠的著品生活與文學裡思想到我們的生活凡是於廣義的爲了自己的表現，論到藝術不過是其中的一點最純粹的自己的表現吧了。至於夏目漱石在牠的百人和黑人的論文裡說：「在自己忠實地有了表現的要求能構成藝術本體方有第一的資格」這壓底寫著。我們看到這裡當然了解自己要有表現的欲求才有文藝發生之根本條件之一了。再看那自己表現說的別派的厨川白村的東西；若依牠之所說：人間爲了社會的因襲以外還有種種的外的障害故妨碍于本然的生活而被抑壓；但在我們願脫離抑壓具現于本然的生活，如有這樣底欲求時爲內心所感：於是從那裡才發生文藝，卽所謂文藝伴著被抑壓的生命同時而發生苦悶的象徵了。這裡雖然把所有的文藝不能照

這樣底解釋；但我們如果要說明某種的嚴肅的近代文藝之發生動機，這也可以說是一點妥當的想想吧？

要之；文藝之發生在心理的的解說其觀察的立場不同，因其視野也有了種種的錯違的想象。以觀察爲對象的文藝，在自然科學的對象又和自然現象的不同；人間卽有了主觀的產生，而且在觀察者也對於那各自都有了主觀的要求，在這簡要求底下來作成了有基礎的論議的所以，於是無論怎的在那裡也不能不有牠那個性的特色的發現了。這畢竟雖在那種種類和性質的不同，才有了文藝之發生原因和創作的動機的不同關係，要把某一種學說來說明這裡，那是無理的事實也未可知。然而，若在實際上關於那具體的個個的文藝作品去觀察其性質又爲千差萬別；同時牠的發生原因於創作的動機上也是千差萬別的了。然而若從那全般裡用普遍的法則去思索，這無論是枉費心思的事情也未可知的吧？又在那發生的原因和創作的動機上去研究，無論是要對於那個個的文藝作品爲對象，方有意義；但這却不是文藝學的職分，而是屬於文藝批評或文藝史的職分了。

未完

長篇  
小說  
愛  
人

(七)

細田民樹  
劬 儂

兩顆血心

山峽裡的天空是特別底幽靜而清明。遠從那山麓上挂著向挂川的一脈山泉也無聲息地如漂著白布一般地自在底流著。這晨光，天和地都顯得是寂寥而柔弱了。然而，在這當中的却只聆到令子夫人這樣不能抑止的歎歎，來收束了這四圍底寂然的空氣。

「叫她一個人來哭著，這是怎樣重大的罪

惡啊！自己幾回的叫她有遇到這樣的悲哀，今後還使她有這樣底悲慟嗎？她這所痛哭的眼淚的數量，那不是自己應要受的報罰嗎？」

紺野和令子並坐在那無人氣的見晴山上的露天椅上；手絹底震慟，在她那側面的美潤的臉龐上，而不忍見其泣然的淚痕了。

「唉！六衛哥！你若早和志摩子君結了婚



：使退讓出了我這個似我而非我的自由身子，在遠處來靜靜地愛著你！你也在遠處是一定會愛著我的呢！」令子這時候慢慢地抬起點頭兒來，頻頻底揩著她那微紅潤了的淚角。

「彼此在遠處相愛的愛情，那不過是一個體裁恰好的空想吧？若說到相愛而不住在一塊兒過著日常生活的，那是騙人的愛情哩！離開了而心不變，那樣的話，那全然是虛誑和詐僞。所以我怎麼了也不愿和妳來分開絕交的呀！分開吧什麼的話，我從來在夢裡也不愿有這麼的想念啦！」

紺野用沉重底口調說。

「不，在我倆已有過了這長遠以來的惡濁的關係所以；待你和志摩子君一到了結婚的時候，那我和你才是重生過一樣的清潔咧！那時

候我用皎潔的血心兒來祝福你倆的幸福！我想在這點兒上，幾時志摩子君都能恕其我倆的過去吧？那末，彼此漸漸地有了這種互惠來相愛，不到幾時，我們三人就像兄妹一般來結成了美滿的友情吧？雖說在女同志一面這是很難的事情；然而，我相信却並不是那種勉強底空想囉。」

「這怕是一種空想吧？假令我若和志摩子女士結婚後，妳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還是送來那種乾淨的愛情，在志摩子也還是從心底來感謝妳嗎？何況她是比誰還更強一倍個性的人兒呢。」

一面歎歎著的令子，聆到這種言語而暫爲沈默。

「是的吧。在你結婚以後，我還能以何種

形式來使你愛我哩。還有那樣 Romantic (傳奇的) 的空想嗎？然則，也只好在心裡來相愛了。但，如果我還那麼底來愛上已結婚了的你的什麼，那末豈不更觸傷了志摩子吔！」令子現出苦悶的太息。「所以爲了你的幸福，我在現在的常見，除從心底來和你離別以外是沒有頂好的道路了。離別！離別！這是怎樣可怕聆的言語啊！我每一想到這裡，就全像抽去我週身上的筋力一般，摔倒在那裡了囉！」

這時她那蒼白的嘴唇和全身都像抽縮般地戰顫了。令子回味剛才所說的離別底話，也混亂了自己一種不能自支底心情了。

「請妳安靜點呀！妳心裡想著能夠和我離別嗎？真有那種賭性命的勇氣嗎？」

「不，我只有誠心地愛你，爲了你前途的

幸福，我不能不離別了你；然而……然而……這長年地的，二人到了現在才好容易建築了這神聖的可尊貴的愛情金庫，眼見得要被志摩子來抱去了呢！我倆在這愛情的裡面雖不知愛情；但誰也不願讓給別人這種精神的財產吧？——愛的貯金——這不是多數的多數的積蓄了嗎？這樣被志摩子君來委根的奪去了！我怎麼辦呀，我要怎麼辦才好哩！……」

「唉，妳呀！這不是只要妳不這麼辦就好了嗎？無論怎樣在我的心坎裡已沒有再一個愛人所占的地位了。妳還不知道我心裡從來是沒有給了志摩子君的位置的嗎？因之我原說是不能夠和她結婚的。一生只守著妳一人，我誠願過著獨身生活一輩子也沒要緊的呀！只要妳愛我；像我現在的情形宜可和老媽子二人過那種孤

寂的生活，終身的事業都能夠忍耐的啊。至於從來說到志摩子君的話，那還不是妳吡？妳來勸我和她結婚，却一面又加以否定，我豈不明白妳這樣底苦心；然而，在我一面也要怎樣底纔好呢？不，怎樣底說哩？」

紺野雖視同親屬般地從來對於令子的心情至此也不能不露了點不適然底語氣了。

「請你也不用惱我啊！在我這箇自尋苦惱的胸底裡，還得要求你的十二分的了解囉！」此刻令子也稍帶了點自怨的意思望到紺野的臉上。

「總之，我不結婚；妳在這點上可沒有可說的了罷？妳縱使悲哀到了極點，而我也沒有跟志摩子君結婚的勇氣呀！第一如果志摩子君知道我們要好的事情，那她還能和我們在一

塊兒嗎？」

「不，志摩子君是那麽個大量氣的人，如果你和我全都懺悔了過去的一切，誓守將來的清潔生活；在她的心理，我想却更要感激得有深深底同情和愛你的所以吧？」

「嗚，那也不明白。或者是反對的吧。日高尙且是個被放逐的人了，何況知道我倆的不乾淨，驚愕迴避還來不及，還想和她結婚嗎？在我想恐怕還要絕交哩。她是個純潔而聰明的處女，自己一生的大事，決不會有那種感傷的同情哩。」

「你雖這麼的說，但我不是這樣的想。不過她無論什麼都是愛慕著你的咧。我確有這麼的感覺囉。而且她是那麽個熱情家，要學那些愛玩火的夏蟲兒一樣，却是很願意飛到我們這

種複雜的火圈裡來的吧？所以我有這樣自信的結論囉。只有憂慮的，就在你一箇表示的態度了哪。」

「在我雖是個厚臉的人兒；如果要說到志摩子君的跟前去伺候，懺悔妳我那些從來不純潔的醜關係：要求她來和我結婚，像這樣底說話我却沒有學會那種灌米湯的本事啦。」

「不，像那種形式上的事情却不必要的好呀。只要在你的心裡謙遜，要有真誠懇的真意去愛志摩子……」

令子這時滿繚著純情素直的意氣熱心地說了。她到了此刻的此刻來甘心她讓了紺野給志摩子，這樣底情感，在她是有一種不堪的表現了。

「噯，妳到此刻還沒否定志摩子君和我的

結婚的事情嗎？在這麼樣底談話底下還是勸我，真不知道誰是誠心呵。

紺野不知幾時確已忘失了牠那種不愉快的樣子，眼角上擠出笑紋來了。

「唉！我這話說得是怎樣底矛盾哩！如果想到我自己的事情，那是決不能叫你和志摩子君結婚的呀。一生只許我一個人來愛你！然而一想到你的將來，那還是得決定要結婚的啊！望你早早的從這種黑闇底關係裡逃出，搖著胳膊大踏步的向那條光明生活的路上走去囉！所以，我的心對那方面都是當真的誠懇的呀！能說我這不是很苦的了麼？」

紺野到此刻也不能不為令子的血心所激動，於笑臉上來迸流著眼淚了。

「然而；也不能夠使我來守著人家的妻子

的妳，盡了藝術的真操，過著一生獨身的生活  
么？從古以來也有過好些偉大的人物和藝術家  
：例如駱納路多和謨臘。里查的那樣；溜路額  
聶夫和皮雅露哆夫人的一樣，過著他們那樣的  
生活，我是不能的么？在我是沒有那種嚴肅高  
輝的心境么？」

「然則：你講到那些偉大的人們的場合；  
至於在女的方面也要有那如女神一般的人格吧  
？像我這樣連笨伯的資格也够不上的女人，却  
不配你那所說的了呀。在我如果是一個有相當  
的品性的女子；那末，那是要感謝你了。你要  
爲我過著那一輩子的獨身的生活，那我要十二  
分底恭維你也未可知的呀！然而，是這麼的一  
個我，要太過於冒瀆了你反使我受痛苦啊！爲  
了我這麼個女人，始終在你的藝術價值上來投

了筒睛影；縱然能成了個有名聲的藝術家，也  
是已妨害著你的前途了！我是這樣底想。何況  
，我現在這麼底已蹉跎而虛待了你的生活；任  
到幾時都有這種的對象的存在；要等到那時一  
同來窒息著破滅嗎？我只恐怖著這點！若爲了  
不屈伏你的藝術，那你是必得要結婚的，那時  
候你也有了小孩，過著那熱鬧的圓滿底家庭生  
活；否則是不對的啊！其次在我想如志摩子君  
那麼個美麗的女性，和你來結婚了，也是沒有  
可說的了把？這是神護著你倆，才像有意地來  
留著志摩子君的了！而且，她，她是那麼個的  
女性哩！」

這時牠倆如相偶的一對山鳩樣，坐在那露  
天的長椅子上，互相底依偎著，幾時幾時底還  
說著她倆那從心坎兒裡的要說的情話；那種優

美的姿態和情景，是全然和至親骨肉的一般，同心共氣地相愛相合，牠倆是表示著有無限的愛慕了。然而，牠倆又何故不能不分別呢？這時若待愛之神來瞧見了她倆這種的沉憫和可哀相的場面，也要來倍些眼淚而未可知的吧。

水禽靜靜底在青空裡飛舞。那像玩具般的向湯島去的公共汽車，小如星點地只朝著那似帶一般的山峽路上移動著。

「時候坐長了，百合子一人會寂寞的吧？在那裡尋妳也未可知的。慢慢地回去看看好吃？」

「她同著隣室裡的小姑娘們出去玩的；或者，怕已經回來了吧。我也是這麼的想囉。」二人說著於是從椅子上站起，向那原來的路下山了。

「那末，這麼吧。我今晚上去看看志摩子君，先把我們的關係全都對她說明白了好嗎？」

「但是；志摩子君此刻已經受了那種的打擊，像這樣的話還能夠聆到耳朵裡去嗎？況且對方的意向還是不明白的哩。在我們的秘密原是醜醜的，現在我想還沒有急於去說明的必要吧？」

「然則，當著這種的機會，若不真劍地地進行，那末，像這樣的談話就永沒有收效果的時候了。你呀，凡事太過於用心深了喇。」

「不，我想如不到判然她的意志之先的當兒，而我們的事情還是一切來沈默著好呢？徒貽了後來的笑話那是沒趣的哪。」

「像你這麼底說話，那更是卑怯的喇！此

刻在我們要乾淨底揩拭了嘴臉去勸她結婚，要十分的激動她，不使她的手脚有其別的舉動才對哩。如到了那箇時候才揭穿這種使她一生苦悶的秘密，那是再對不起她的呀！最初我們就要這麼這麼的說了；從我們這邊來推出謙遜的身分去央求她是本當的咧。」

「然則，這也是理想論呢。如果真要講到結婚的目的，開始就說出這樣底話，那結婚問題冒頭就不能成立的喇。」

「那末，你打算要被拉到死刑場去，到那裡才謙遜呢？」

「我們是幹著那樣底惡事嗎？」

「你們男子漢，怎樣地也是不純的哩。任到何時都不瞭解一種事由的。總是恃強地自負！」

「妳們女子們是理想派；可是，男子們才是實際派啦。」

「雖是這樣的說，但那裡都要本當的才好吧？」

令子當這種困難的時候，略現起一點茹苦的颜色。她爲了要抹殺自己的長年的愛；爲她的結婚所受到的憂慮和表情，在紺野的心裡這時要怎樣感謝她，當不在言說了。

「雖然咧，六衛哥！你對於「離別」這句話，真的有過什麼樣的感想麼？我近來聆到別離的話，在新聞上或小說裡很看到有這樣底記載呢。可是，此刻却輪到自己是事主了！起初聆了「離別」的話，就怎樣底怎樣底感到難堪，但後來才熟熟地明白啊！所以到現在一聆別人說到別離的話什麼的，就想到我從前太過於無同！」

情心了；到這時才知道有這麼箇無情的無情的事實了！

令子夫人一面緩緩地走下山坡，於是再發作的又潛然地啜泣了。一任紺野怎樣底安慰，也是不聆；她只從胸底吐了口長息，一時茫然地沈默。

「唉！我是怎麼樣說的一個女人哩！爲了你和志摩子君想再來接近一點，才特地請你來這兒見著，你雖不願結婚，但我這是一點兒也沒存著有欺騙的心思。此刻我已決心的決心，決不願再把你讓給別人了！我死了也不讓給別人，那樣底事情已厭惡了！我想到這裡全沒有生存的益趣了！只有死啊……死啊……」

「是咧，這麼也好呀！我也什麼的什麼都不明瞭了！在這樣的當兒，人們是要奪得那自

殺的權利啊！」

這時在牠倆像有貫穿彼此的心胸般的流電一樣嚴肅的一瞬間；但一忽兒過去了，牠倆又暫歸沈默。

「不！不！我只是愛你；至於那樣底事情……那樣底事情……」令子的西斯得里到了極點的時候，嚶嚶著櫻唇，似有深深反省的聲音，獨自地說，突如決然地又說了這樣的言語：

「六衛哥！這還是，還是得結婚啊！志摩子君那裡，我決定去央求她看，這事請完全委任我！咧，好的吧？完全委任！委任我，咧？……」

紺野一面感激了令子的純愛；同時而恍然地斜睇著她那端麗的姿首。

「令子妹！……令子妹！……我！……」



半山路中，紺野真全像小孩子一樣地來依傍著姆媽了，在令子的溫柔胸口上沉靜底貼伏著，全以男子的哽咽聲啜泣了。

「明白了啊！……明白了啊！……」

令子也撫著牠的黑髮並兩肩：「這是我的不好呀！迷戀地真苦了你了！請你原諒我！希

### 美 麗 底 犧 牲

令子和紺野一會兒走回了旅館。

在玄關踱了拖鞋，令子意欲先回到房裡，

正走過樓下的長步廊的時候，忽看見從那裏面的娛樂室裡滾出一箇很白很小的乒乓球兒來，乘勢地一直滾跳到步廊下；自後跟著進出來的却是兩個小女孩子，互相嬉嬉地笑，爭先搶拾那箇正跳躍的球兒。偶看到那一個女孩子却是

望你結婚的也是我的一顆血心；而不願結婚的也是你的一顆血心；所以，我，已經不再迷戀的了囉！不再迷戀的了，求你原諒呀！……」

「啊！我……苦了妳，揉碎了妳的心……」

在森沉底雜樹的山谷中淅沓著紺野的嗚咽聲，幾時的幾時的還沒遏止。

百合子。

「百合子兒呀！」

令子特用慈愛兼快濶的聲調叫住。

「阿哪！媽媽，叔叔來了？」

薔薇色襪子，正歪斜地在那奔逐著的百合子，於是歡喜得向這跑來了。

「我，咧，和她們呀，嚷嚷；打乒乓球兒

玩球囉。」

「噫。妳會打乒乓了麼？」

令子挽著百合子無意識地伸起來的小手兒問了。

「哈，我們不會，才來當這箇撿球的差使的所以喇。」

「哈哈。什麼呀，妳只撿球麼？」

這時紺野不想也被這兩個無邪氣的小女孩兒引得笑了。

「叔叔來了囉？我，一點兒也不知道；阿囉，給她畫張像好麼？叔叔！她是我的好朋友的所以。」

對面廊子上，剛才一塊兒追著乒乓球出來的那個小女孩兒，在那漠然地站著，不思議的樣子只向這方看著。

三人一塊兒笑了，無意地已走到那間娛樂室的門前了。

「啊呀！柳田女士！」

紺野吃驚地在廊子上已止住了脚步；當然在這箇旅館裡能見著她的事是先知道的，但沒想到在這裡就看見了。

「阿哪！……」

志摩子靠近在乒乓棹子前拿著拍手正揹起那件錦紗羽織外套的右袖，左手握住的當兒；毋怪她同時也現出吃驚的顏色了。這時在她無論是不會知道令子會打電報叫紺野來這裡的事，今偶然地在這兒見著紺野了，故很為詫異；這裡必有了何種的偵細，當為志摩子在這微妙的空氣裡有了一種直感。

「哦，想不到在這樣的地方來見著了咧。」

「實在是久違了！幾次去看妳，總是彼此錯過了。」

「這真是想不到，你會偶然地上這兒來的囉。」

「呢，打算上裡伊豆方面去工作的。今天才剛從東京來的了喲。那裡都不知道妳上那兒去了，所以他們很憂慮了不得，但却想不到偶然地會在這兒見著哩。」

「我來誰也沒告訴的所以，才很好一人安心地遊玩，這可要糟了哩。」

「柳田妹，真是紺野先生突然地上這來了囉。我也想不到的咧。」

令子也搭訕地這麼插說。

「那末，這不是妳預先告訴牠的麼？我也想必沒有這樣底惡作劇吧？可是……」

「不，不，我是照著妳那樣的囑咐的；明信片的角度兒的什麼，都沒提及隻字呀。」

「呢，這是很好的，所以我想總大概能在這裡躲住的了。但天網恢恢，又被這位先生看見了，才真叫人沒法子呢。」

志摩子微含著悽然的調子，但一抿嘴的笑了。

「阿囉，我先回房去沏上茶，回頭請二位一塊兒上我那去哪。」

令子裝出很自然底臉色，很快活地說著走了；但其態度她總感到自己總有種什麼的不安了。

「呢，謝謝。」

志摩子同時也不能不帶點硬調的回答。

「柳田君，」紺野待令子去了的當兒，

面看著志摩子的臉上：「日高君的事情怎樣了？……」

「唔……」

「畢竟怎樣了呢？」

「還是照你夏天說過那樣的囉。」

「這真是悲哀的結局咧！」

紺野這麼答了的一瞬間，在志摩子那深黝底眼眶裡，已浮起一層光潤了。在牠不過是一點同情的言語，然而却觸動了志摩子一向苦悶的胸膈。

「在我還想對你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問的囉……然而，那已像似過了時期的祭禮了……」

志摩子對著從來所信賴的紺野，這時已像羔羊般地，更感到有極欲親暱來泣訴的衝動了。於是看著看著她那急變了的熱淚欲流了；然

而，她有想著，在這樣底地方是不能夠哭泣的，縱是盈盈欲流的眼淚，也不可極力地來反抗著。

「噯，接著數吧？二和三了呢。這回是六了吧。」

志摩子突的用明暢的聲音，向那個打乒乓的對手，不過十二三歲的小姐兒說；那個也像浴溫泉來的客人的樣子，胸前還垂著兩箇髮結子的小姐；一面移其視線注視志摩子和紺野在這種緊張底一瞬間，她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而也懷了一種奇妙底形色了。

「那末，回頭……」

紺野察知志摩子的胸口在這種萬感馳騁的當兒，才這麼地說，再不能忍見她的臉色，於是一人才沈默地走了。

志摩子還是一面接著乒乓，只待對手的小姐一不留意的當兒，才微微地將裡面的長襦袢的袖口抽出來，拭了拭眼角。

令子這時候已預備好了茶果子在房裡等著，然而却總不見志摩子上樓來。

「怎麼的哩？還在那兒打著嗎？」

「吵，已經就快要來了。」

「我再去看看。」

「等會兒必來的。」

紺野只得故意大方底說；然而，在令子一種難按耐的心情，於是急忙地又跑到那娛樂室裡，但一會兒仍是急忙地又跑上樓來了：

「已經不在那娛樂室裡了囉！這麼等著哩？不來嗎？回別館去了吧？」

「或者，喫過晚飯慢慢地會過來的吧。」

「恐怕是那麼的吧。然而，若是在此刻來了不是很好的嗎。」

令子很帶著可惜放過這種機會的樣子說。

「我，要在晚餐前去洗回溫泉來呢。」

「噤？，那末，也很好，請去吧。」

令子比急交了毛巾和胰皂給紺野的時候，

心裡却想著：

「我們是包了專用的浴室的所以，請你慢慢地洗呀。」這樣底話將說到嘴邊的晨光，但忽然的又噤住了。她心裡湧起昨夜被自己的丈夫那麼地強制著一塊兒在浴室裡的行為的一幕影戲來；今晚豈能就叫自己的這麼所最心愛而重視的愛人兒獨自一人到那簡骯髒的地方去啊。

一會兒，令子同紺野當中還屬著百合子，表面上算很愉快熱鬧地吃完了晚飯；但在彼此

的胸口上，都好像被壓著有何種的重苦了。當在有這種愛與被愛的溫柔人兒的心理，如此場面的表現，圓滿的事實，何故又定要分開折散而去和別人結婚呢？此刻有這樣底想著和不是這樣底想著，在彼此的腹內都投了一層暗影。

這不但令子不容易來和她的惟一的愛人來決別，而且還要給自己的愛人去找一個比自己的才色還優美的對手；像這種難人的美使，又不可不為自己的責任，且不能不為牠去負責辦理。她此刻想到自己是負了不辦不成的重任了。因之她在這種的沈想底下，所吃的晚飯似乎像很難順流地通過喉嚨，且不知為何種的味覺。

晚餐後一會，百合子自去睡了已後還沒見志摩子來。

她倆無聊賴地只挾著火鉢對坐著。同時看

著在那兒像神仙般熟熟然安穩地睡著的百合子的小臉：

「咧，我幾時打算想要問你一回的哩，雖然；你看百合子的臉兒作怎樣地想著？」

「作怎樣地想著？」

「哈，你想像誰？」

「那還不是像她的父親的麼？」

紺野看著令子微笑地說。

「但她若再長大一點兒，那裡都有些是你的喲。」

「可是，也沒有這樣的道理吧？」

「這所以我，也是不思議的喲。結婚後當時就被山科帶往中國上海去了；但那時在我的胸中却只有忘不掉是你的事情呢。那時候勿論百合子也已經胚在腹內了。從那時以來到今天

，而在我的心坎裡却還總沒有一時刻離開了你的所以呀，因之這雖不是你的孩子，也都是像你的了吧？我想著有這樣可怕的事實啊！」

「若這麼地說來，在我也時常地是這麼吃驚著呀！看見百合子這麼個小臉蛋兒，什麼地方總也有些宛然似我的一瞬間哪！」

「噫！你也有這麼的感覺吧？」

令子的眼珠上忽現起一種驚嬉的光線。

「奇妙的啊！相像的事情也很有的呀。在百合子生下的當時，無論我倆確是沒有過性的行爲；而只在妳的想念上，使不是我的孩子也能夠像我的嗎？不，若這麼說，這事情在優生學的書本裡也很有的吧。」

「噫，那末，像這種事實在學理方面也應有的了。」

「是喲。所以妳如果想到這點，此刻不是更無那結婚的必要了麼？」

「然則，那我太爲薄情了！你真能夠了解了我呀！這時候，志摩子君還沒見過來咧，已經快八點半鐘了囉！」

等了又等也沒見志摩子來。

「不，這時她若來見了我自然也免不了有觸到日高的談話上去的所以，或者怕再勾起何種的苦痛，不來也未可知的呀。」

「唉，唉！那末，我不去一趟是不成的呢？」

令子現出像受到一種奇責而厭煩的差使樣，吐了口長息，於是立起身來，略爲緊了緊衣帶，這時決然地要回復到她那種原來像白金般的臉色了。

「那末，這就去隨便回來的！」

「去吶……」

紺野在無限的感慨和信賴底下，也只有這一言來表白。

令子於是借穿了旅館裡的木屐，沿着庭園走到別館的時候，却聆得那裡有打麻雀牌的聲音。心裡想著這如果是在志摩子的房裡，那是不能夠說起這樣重大的事情了。還只得轉去。然而，所幸這種聲音離著志摩子的房間還在那遠處的室內。

「先刻失禮了。這是請妳來的呀，紺野先生還在那兒等著的喲。」

令子全身現起極親昵的樣子，一面說著走進房去。

「是嗎？對不住呀。這兒也請打麻雀去；

但是，我爲了一點兒要事，所以那裡都失禮了囉。」

志摩子像寫著什麼似的，她的小書掉上擱滿了很厚的抄簿和一管朱色的自來水筆。

「妳寫著東西吶？打擾妳了呢。」

「不，要寫的什麼也沒寫囉。」志摩子還像平日樣很快濶地說，却使令子安心了。

於是，二人無邊幅地開始談了打麻雀的話，和一同住在這家旅館裡浴客們的珍聞，一些不關己的閑話。但在令子的心裡却不願聆這些的事情。

令子只待挨到了好機會，才輕巧地把話題移到紺野：

「恰在這裡向妳說著紺野君的事情的當兒，而牠偶然地向這兒來了，什麼的，我，這



恐怕是鬼使神差吧？一人只歡喜得這麼想著囉。」

「我，先刻在那裡見著的時候，也是非常地吃驚了咧。馬上想到妳房裡去打算向紺野先生打聆種種的事情的；但是現在我這樣的心情，雖和牠見著了，除了悲和哭，以外是什麼的話也不能夠說了的。所以今晚很爲失禮了囉。」

「在妳這種心事我是很知道的。而紺野君對於妳這次的事情，也很有深深底同情的樣子呀。」

「然而，牠，從最初到這次的事實的結果，却早有了反對和忠告的囉。這畢竟是那樣的結果了。像那樣能理解我的人，也只有牠一人囉。我從來也就把牠當做我的親同胞兄長的一樣看待；牠也全沒別的意思，純然能維持牠那

做兄長的資格呢。」

志摩子這時全無自疚的樣子，只這麼明坦地解說了。

「在妳雖然說當作兄長的話，能夠可再進一步，到昨晚我這個不敏的人兒所要求的程度，也務必要請妳允許承諾的喇？」

「唉，妳還是說那麼的話吧？昨天晚上已經說過了呀，像那些的談話總得要請妳來原諒我這個做妹子的啊！」

「那麼吧；可是……這次的事情雖趕在妳心裡還是不愉快的當兒，我這樣不識進退地種種的不是，也是很知道的；但是……這馬上雖不必定規了什麼，却總得也要問問妳畢竟的意思怎樣呢？」

「但是，妳雖然是這樣底改口說了，却也有

點兒可笑吧？紺野先生和我，如果是全然不認識的，照妳這樣底說是有可恥了；然而，我和牠已如親手足一般地親切，在這種交情中間比起姊姊來親意的勸說的什麼，在彼此的意志上從來就已經互相瞭解了。如果能結合的，那也用不著第三者來幫忙，這不是二人已自由地來結合了嗎？這是當然的理由吧？」

這時在令子惘然地好像被志摩子從側面來打了筒巴掌。勿論在志摩子也不是有安著心思來說侮辱令子的話；不過看令子從昨夜以來的態度，很是有些不自然的樣子，不如率直地自然的來說明吧。

「那是那麼的哩。可是，在紺野君能夠直接地向妳說出那種的事情麼？」——「那種事情，在紺野是不能說的，存著深心的令子還打算

要繼續地說，但總感覺些羞澀，怎麼也不能够繼續地說出來。

「妳說牠沒曾直接的說嗎？牠也不是那種愚鈍的人呢。」

「不，不是那麼的囉，」令子噙著苦澀的咽喉：「雖然，若是這種事情，而對於直接……」

「而且在紺野先生，是一個有剛毅性格的人，凡有什麼意見的事情，那是要直接說的所以，還是請妳把這話休提，這不是很好的麼？」

「然而，這箇事情縱到了什麼時候，也要從牠的口中來……」

在紺野不能說的事情，却為令子對志摩子來明白地說了。她為懺悔著自己的過去的一切，纔來為志摩子和紺野的結合，毋怪她有了這樣底決心。但不料遇著志摩子這樣明快地的言

辭，一面窮質；在她自己雖欲想把已往的事情來對她懺悔，但一時在自己又何能忍受這種不堪的侮辱呢。話說出了，是更不能可以再收回來的吧？何況是這種恐怖的秘密事情呢！因之結果如看擴大鏡的一樣，一種大大的恐怖現象映在令子的腦裡，這時她的苦悶已陷於不能進退的境遇了。在這種的苦悶中來使她的顛顛重重底敲鳴。

「縱到什麼時候，那也不能夠從牠口中說得出來的吧？這樣底事情：第一；牠的結婚的什麼的事實，那不是已沒有成立的可能了嗎？姊，妳沒想到這裡吧！」

「不……所以，那事情，我……雖是可耻……然而於妳……」

在素來就不大健實的令子的身體上，因著

近來的苦悶，已非常地感到神經的激刺了。當這種緊張的場合，她只得喘息著這樣底答說了

「阿囉！怎麼了呀？對不住妳呀！我一點兒也沒有存心想著來逼妳的呢。請妳不要這麼底說啊！我並不是想著從妳來探聆些苦悶的事情，也沒有那種失禮的預算。待有工夫的時候去拜訪紺野先生吧，從牠那裡問問也好，咧，請妳不用說別的了，什麼也不用說了，咧，我們痛快痛快地樂樂，談談旁的，咧，我對於那樣底事情，却更叫我心酸的囉！」

「阿囉！……阿囉！……我同紺野君！……」

「求姊姊，再不要提那樣的事情了啊！」  
志摩子原無惡意地；但聆到令子意外地有

了這種痛感的告白，連耳根都覺得漲紅了。

「……這是我全部明白地來懺悔已往的所以……只求賢妹和紺野君！……」

「啊，啊！什麼也不用說了呀！什麼也不用說了呀！……」

「叫我還怎麼說哩！這樣深遠底罪惡……這樣深遠罪惡！……」

呼吸抽咽著的令子，當這麼苦悶的時候，她的右乳下已像水一般地固冷了。她那動搖的頭部，只剩有些微的意識。當這種的狀態的發生，猝倒的事情，在她原是素有經驗的所以，故令子如在夢中般地直叫了：

「哦！要猝倒啊！」自己在這麼想著叫出的當兒，全身子已不由己地摔倒在志摩子的跟前了。

這時聽見在那隔壁打麻雀的客室裡，好似

誰錯和了「和了」這樣的叫聲，「冲和呀，冲和呀！喂，給我三百點」很熱鬧地的一陣男女的笑聲。

志摩子急想到打麻雀的客房裡去叫了男子們來幫著灌救，然而；還只不過是這樣底事情，於是隨捺了捺壁上的電鈴，叫了旅館裡的女來照應；一面預備涼水和尋救急的藥；且從自己的旅行皮靴裡拿出一只小小的救急藥匣子來，幸而令子的運命尙佳，猝倒症稍輕，十五分鐘後已恢復元來的氣色了。

——續——

詩歌

遊錦浦

峻峯

風微海水碧瀾瀾  
旭日高懸錦浦松  
無限風光無限感  
詩成筆底走蛟龍

再訪梅園

芳緣猶未盡  
思君不得眠  
今夜踏寒月  
重訪姑射仙

綠陰讀書

四山嵐翠深  
薰風吹高閣  
此中隔世情  
幽居守六鑿  
白雲繞雙林  
松濤生丘壑  
悠然清陰下  
終日占至樂

避暑逗子海岸賦示京友

右 芹

相州景物甲扶桑半月勾留素願償幾處樓台蒼翠裏誰家窈窕水中央（女子海水浴）枕邊  
人倦來清夢簾外花開送異香寄語金陵諸舊雨海濱六月尚清涼

海水浴

乘風破浪男兒志海濶天空自在游蕩漾乾坤無限埃此身渾似一浮鷗

海濱即事

海隅逍遙別有天春花秋月總情牽同遊伴侶人何在擲果潘安憶少年

同和韻

劭 儂

我來逗子逢八月使君客裏感交游雙雙裸體銀波上敢亦云閑學海鷗

同和韻

沿海於今水泳天羨她裸體互爲牽芳葩兩點遮難住是否環肥異去年

## 遊紅葉谷公園

前人

雲峯疊障避塵俗，羈旅天涯伴鹿儔。山色隨人青不盡，有緣紅葉再來遊。

## 愛之結晶

儂

Babe

愛！

人間的天使從賜福的上帝手裡送給妳了：妳好生的偎抱罷！  
祝福牠小小的新生命從此與這濁世來健鬥的開始——

櫻花底下的 Hammock 裏，你好生安安地睡覺吧！

待過了竹馬塗鴉的時期——他日：

好爲你加詩人的月桂冠；

好爲你佩干將的真邪劍。

一九三一，四，三〇。

## 櫻花零落了

啊，

櫻花零落了！牠半欹著闌干乘池上的薰風，  
牠不管花飛花落的殘紅，——  
讓那無數的花瓣被金鱗兒嚙去！

芳艸綠了，

櫻花散了；

飄泊的萍梗呀，

你悞了多少的青春年少！

一九三二，四，二八。

## 七夕

琴夫

哦！天邊，今夜的天邊！



妳看那裏的星光高懸：

她在銀河畔；

牠在鵲橋邊；

天上雖然只有今夕一夕的相會，

而人間也未見得就有百年不斷的情緣！

人間歡娛有盡期，

天上重逢永遠；

但只恨良宵更短！——

看她倆無窮底心事怎能夠在這一夕訴還？

哦哦，不錯：在人間的團圓樂聚未許百年，

天上的重會別離却是永遠；

而且：人間的團圓樂聚所賜與我們的是苦酒！

天上的別離重會所惠與她倆的亦多幽怨。

哦，看呀！夜深人靜了，

微光底下：

她倆的慌張；

她倆的泣然。

### 晨 義

梧桐葉底，~~紅透了~~的東方：

灼灼的晨曦，霎時間~~纏~~扶出了雲牀

牠藹地看到這廣漠的人世上；

牠悠悠底跨過了高山，

牠徐徐底吻盡了海洋。

看呵，

夜之神所賜與的珠露呀，

她晶瑩瑩地綴遍了百花的衣裳。

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彭一修

北平東城吉兆胡同三十一號

所

東亞之光社

電話東局七三一號

北平和平門內西順城街

順城印刷局

電話南局四一二〇號

東安市場佩文齋前門外  
琉璃廠直隸書局西城錦什坊  
新華書社前外青雲閣內  
晉書社等另各大書局  
各書局  
廣小路右文閣  
各地亞絲堂

定一部

六錢

年